BJ
1558
C5L5
v. 2

LIBRARY
OCT 7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懿行編卷三

石城徐　惺子星鑒定　淮南　李　瀅鏡月編輯

李爲霖雨商叅定

撫綏類

周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書經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隴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百姓作甘棠之詩歌詠之通鑑前編

周箕子至朝鮮教以禮樂田蠶制八條之教婦人貞信無門戸之閉而人不爲盜 通鑑外紀

周公孫僑鄭大夫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三年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左傳

周孔子爲魯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道無拾遺器不彫僞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及爲大司寇攝相事三月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家語

周仲由魯人爲蒲大夫孔子過之稱善者三子貢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閒暇羣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此三善也 家語

周尹鐸晉人趙簡子使治晉陽請曰將爲繭絲乎將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損其戶數拊民以寛後智伯圍晉陽決水灌城不沒者三版而民無叛志 國語

魏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引漳水灌田衆謂煩苦不欲

豹曰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渠成而民賴其利史記

齊卽墨大夫威王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然吾視其境內田野辟人民給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通鑑

漢文帝三年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今朕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農不明也其賜民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田之租

稅 漢書

按文帝時蠲租之詔數下皆非以災荒故始邀復除者其重農愛民之至意雖三代之聖主蔑以過矣

漢吳公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文帝召為廷尉薦賈誼於朝 漢書

漢文黨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遣小吏十餘人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歸又修起學宮召學宮子弟為除更繇高者補吏由是大化蜀地比于齊魯吏民祠之歲時祭祀不絕 漢書

漢朱邑少為桐鄉嗇夫廉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拜

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民德我必葬我桐鄉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人祀我其子如命民皆立祠祀之　漢書

漢兒寬爲左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收租時常與民相假貸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　漢書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鳳皇神雀數集潁川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戶口歲增路不拾遺獄八年亾重罪囚治為天下第一 漢書

漢龔遂為渤海太守時盜賊並起宣帝召見問何以治遂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于潢池中耳願無拘臣文法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下車悉罷捕吏賊皆聞風而散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勸民農桑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號大治 漢書

漢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欲教以禮讓乃歷召郡長老設酒具食問疾

苦爲陳和睦親愛消除怨咎之路一郡化之黃霸代之因其跡而大治入爲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延壽歎曰幸得備位表率骨肉爭訟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漢書

漢王尊守東郡河水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壞隄吏民皆奔走尊立不動水波爲之稍却 漢書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數十處以廣灌溉墾田三

萬頃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杜詩亦南陽守修陂塘灌田比室殷足民稱之曰杜母 漢書

漢何武揚州刺史每舉奏先露章服者免之不服致法抵罪自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行部先即學宮試誦論問得失詢墾田頃畝五穀美惡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令人思 漢書

西漢時又有王咸爲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占八萬口賜爵關內侯馮立爲西河上郡太守在職公廉治行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王莽時侯霸爲臨淮太守保固一郡更始徵之民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臥曰乞侯君復畱

漢卓茂爲密令廉明仁恕吏民不忍欺有訴亭長受遺米

肉者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汝遺之而受何故言耶在邑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密縣界光武封爲褒德矣 後漢書

又吳祐爲膠東相政尚仁簡民爭訟者閉閤自責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所謂觀過知仁矣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不孝香爲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爲孝子王奐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逐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

漢郭伋爲幷州牧所至問民疾苦聘求耆舊與參政事常行部西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歡迎于道復問伋還期及先期還伋謂失信童子遂泊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書

漢魯恭爲中牟令隣邑苦蝗獨不入恭界河南尹遣掾廉之與恭坐桑下雉過兒旁曰何不捕之童曰雉方將雛掾矍然曰蝗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後漢書

漢劉寛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以蒲鞭笞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人不敢犯後漢書

又南史崔景眞爲平昌守懸蒲鞭而不用民祠祀之

漢劉昆爲江陵令縣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世祖召問何修致是昆曰偶然耳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後漢書

又宋均守九江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百姓安業郡多虎暴設檻穽均曰爲民害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其後無復虎患童恢爲不其令民有善行皆賜酒殽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獄連年無囚流民徙居者二萬戶民爲虎害捕獲二虎恢祝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殺人者垂頭服罪一虎低頭若伏罪狀恢殺之而釋其鳴吼者

漢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屋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范毀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 後漢書

漢任延爲九眞太守俗業射獵不知農耕延鑄田器教之墾田百姓充給俗無嫁娶禮法延使男女以年齒相配貧

者省俸給之產子者始知種姓多名子爲任 後漢書

延又爲武威太守光武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漢張堪爲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勸民稼穡開治稻田八百餘頃百姓殷富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後漢書

漢張綱爲廣陵太守時張嬰寇亂二千石不能制綱獨單車詣壘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致懷憤相聚今主上明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率所部歸降 後漢書

又賈琮為交趾刺史時交趾反執前刺史琮到部移書告示各使安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徵還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去故自扶奉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投之江後人名其地為錢清江 後漢書

漢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養子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曰賈 後漢書

又張奐爲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及與父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易

漢劉虞以宗室拜幽州牧幽故邊地歲貪靑冀賦調時二鎭委輸斷絕虞勸農植穀通鹽鐵靑徐士庶避黃巾難歸虞者百萬口皆收恤爲立生業而虞敝衣繩履躬儉約以慈仁愛利之州郡兵起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議推立虞固拒之後爲公孫瓚所害後漢書

魏杜畿河東太守單車至郡平高幹之亂務崇寬厚與民無爲有告訐者陳義理遣之下縣舉孝子貞婦復其徭課民畜牛馬六畜開學宮親執經教授在河東十六年治常

爲天下最 三國志

晉劉琨幷州刺史時晉陽饑饉僵屍蔽野琨撫循勞來收枯骸造府寺他州流人來歸者日數千劉弘荊州都督在鎭勸課農桑寛刑省賦弛山澤之利予民元康中流民十萬至荊州欲爲變弘給田廬糧種擢用其賢才流民遂安每手書貽守相丁寧欵密人曰得劉公一紙賢於十部從事 晉書

宋文帝仁厚儉素百官久於其職守宰六期爲斷遣使巡行察吏政訪民隱臨延賢堂聽訟歲三訊以爲常在位日

久戶口蕃息民供徭止於歲賦閭閻講誦相聞士庶以淳厚相尚故江左之政稱元嘉爲美宋書

齊任昉守義興以清潔著民年八十以上遣掾存問歲饑出俸買穀爲粥食之活三千餘人嚴產子不舉之罪孕者賁給之守新安郡公田所入悉貸貧乏兒妾麥飯而已每叟杖行遊郭外訟者就路決焉卒幾不能棺歛百姓痛悼立祠歲時祀之齊書

齊孫謙令錢塘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去官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後爲江夏太守郡多虎謙至絕迹謙歷二縣五郡

勤課農桑收入常多所在廉潔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齊書

北魏杜纂歷武都漢陽太守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對之涕泣勸課農桑弔死問生輕財潔已甚爲百姓所思 魏書

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公義命凡有疾者悉輿至廳事身自撫摩疾者愈召其家諭之曰脫若相染吾殆矣皆慚謝而去風俗遂變 隋書

時蘊瓊守清河盜賊屏息畜牧不收隣郡富家將財物置界內避盜有獻園瓜者置之梁上民聞受瓜競獻新

果至門相顧而去又後周河北郡守裴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後謁太祖命之别立時號獨立使君

唐太宗常曰欲下民得所在都督刺史疏其名屏風坐臥觀得其在官善惡輒註之名下以縣令尤親民詔五品以上舉堪爲縣令者 通鑑

唐高士廉爲益州都督長史蜀俗畏鬼惡疾父母病不扶持杖頭掛食遥哺之兄弟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親卒官吏詣門邑里翕然多爲孝弟教化復興 唐書

又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擇長老諭以慈孝大倫患難相救之義惡俗大變與士廉事同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命守令各以聲伎進德秀惟樂工數人聯袂而歌于蔿于帝歎曰仁人之言哉唐書

唐韋丹刺容州教民耕織止游惰典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不得掠爲隷始築州城屯田教種茶麥仁化大行後任江西觀察使始教爲陶治屋以避火患治塘陂五百九十餘所灌田萬餘頃丹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宣宗立碑以爲元和政治第一子宙亦拜江西觀察使務簡易便民民以其父故尤懷服之唐書

唐何易于令益昌刺史常索民挽縴易于乃身自引舟刺

史愧疾驅去詔下榷茶易于曰益昌不征茶民且不可活況厚賦毒之乎取詔書焚之曰吾不愛一身不以累胥吏觀察使賢之不劾也 唐書

唐韓愈爲袁州刺史州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之愈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著爲令爲潮州刺史鱷溪有魚食民畜產且盡愈作文驅之是夕風雷大震鱷西徙六十里民賴以安 唐書

唐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上城至無所進詔索之城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勝數矣自是罷父老感之以

陽名子觀察督賦急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

下唐書

唐時以循吏稱者高祖時益州都督長史高儉綿州蒲州刺史李素立太宗時肥鄉令韋景駿高宗時眉州廣州刺史馮元常弟清漳浚儀令馮元淑玄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虞城令李錫治行爲最詳唐史而元常閨門雍肅雖小功之喪未嘗寢私室元淑未常以妻子入官俸入供公用給貧士日僅一食其內行尤異元常後爲周興所搆殺玄宗東幸諸守令唯懷鄉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皆獻規帝嘉之各進秩　又唐時以招降著德者高祖初土門令李大亮盜入境單騎詣賊壘招之盜感服請降督越州降羣盜張善安於洪州僖宗時高仁厚招討西川諭脅從諸良民縛賊首阡能出降六日而賊平俱詳

唐史

五代張全義鎮河南雖起羣盜能重農務穡始至鎮民不滿百戶全義遣屯將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後五年都邑充滿桑麻蔚然乃選壯者農隙教戰陣每行見田疇美者下馬勞賜荒穢不治集衆杖之百姓言張公見聲伎未常笑見佳麥良繭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　綱目

史稱全義事朱温甚謟以弟全武前爲晉王所得陰通問太原莊宗滅梁厚待之年七十五卒後族亦得全

宋張詠知益州盜李順未勦平詠以順黨皆良民揭榜招脅從自首者聽歸田一日大帥王繼恩械數十人請行法詢之悉前自首者詠復縱之曰李順脅民爲賊我化賊爲

民不亦可乎賊未幾平詠以蜀地陿生齒繁遇水旱必艱
食乃按諸邑田稅歲糴米六萬斛至春以元估平糶之爲
著令民利賴之後兩川又亂眞宗復命詠往詠易嚴以寬
一主於惠利而蜀大治宋史

宋歐陽修知開封先包拯以嚴肅爲治修代以簡易不求
赫赫名旣而都下事無不治者修先後知滁州揚州諸郡
以鎭靜爲本常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廢弛而民受
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去其煩碎耳名臣言行錄

宋蔡襄知福州尊處士陳烈以師禮陳襄鄭穆輩折節下

之俗凶喪爲豐侈破産不厭襄爲令禁止俗有疾信巫覡斷絕之教以醫藥作五戒諭子弟復古五塘以溉田奏減民丁口稅之半知泉州泉有萬安渡絕海而濟多覆溺襄立石梁三百六十丈至今賴焉 宋史

宋程顥爲上元簿均賦稅簡詞訟陂塘決側白漕司興役顥恐苗槁急塞之令晉城告民以孝弟忠信度鄉村爲伍保貧無告及疾病者皆責周恤三年境無盜及鬭死者常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 二程全集

又曾公亮知鄭州郡多盜公亮至路不拾遺有使客亾囊中物公亮曰境素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劉敞知

鄆州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里長爲守視俟客來還之

宋陳堯叟爲廣西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刻集驗方于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栁鑿井後爲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索贈遺千萬緡黎桓責歛于民至斷其手足趾堯叟知之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民以不苦 宋史

宋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奏除石炭稅減冶鐵課共數十萬常曰轉運征利之官散財王政之本 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呂夷簡薦其老成周知天下利病遂入相 宋史

宋朱熹爲同安主簿得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冬加息以償歉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得米三千餘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下其法於諸路知南康軍以厚人倫善教化爲先務五日一詣學教諸生築湖堤復白鹿書院知漳州以古喪葬嫁娶之禮教民奏除無名之賦六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　朱子全書

宋陸九淵知荊州軍民有訴者旦暮皆得造令自持狀以追皆如約至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有訴竊取者九淵取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遂宥其罪使自新

續通鑑

宋眞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寮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免和糴立惠民倉置社倉立慈幼倉及義阡改知泉州諸邑二稅甞預借六七年德秀首禁之常言郡敝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魏了翁知漢州以善俗爲治蠲積逋二十餘萬以厚倫止訟教民後知瀘州興學校蠲宿負立社倉義塚居數月百廢具修 宋史

宋自乾德間命朝臣出知郡縣詔侍從保薦諸大吏太平興國時蔣元振知白州政清靜任十八年姚益恭知

項城鞭笞不施任十年終宋代舉進士皆任判簿尉京朝諸顯秩例出守州郡而兩府罷政者且以使相出鎮其重民之意甚至然大臣侍從臺諫出牧者多自恃地望不屑事事其治行著者若向敏中知開封張方平知益州龐籍知延州周子敦頤爲分寧主簿判虔州知南康曾鞏知明州齊州傅堯俞知徐州王十朋知夔州泉州汪應辰宣撫四川劉清之知衡州范應鈴知崇仁吉州汪綱令平陽蘭溪知高郵崔與之提刑廣州皆廉明多惠政詳正史及郡邑諸志

元世祖太子真金仁孝恭儉聞四方科徵漕輓造作和市多奏罷之江西行省獻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倘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元史

元廉希憲宣撫四川奏川民散處山谷宜禁止俘掠并禁諸人無販易生口四川遂安行省荊南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所全活甚衆後召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 元史

元董文炳藁城人兵行所過禁士馬毋踐禾麥毋取民子女毋掠民財平江浙入閩於民最有恩弟文用爲西夏路行省浚渠墾田招民歸農甚衆歷衛州總管江淮行省叅政請寬徵歛緩徭役多惠政歸家茅茨數椽怡然誦讀文

炳子士選爲江西行省左丞贛盜起不請兵但率掾吏二人往治官吏爲民害及奸民爲盜藪者遂擒賊魁散衆歸農事平止請黜貪吏數人而不言破賊功　元史

士選每一之官必賣田宅爲行貲晚年讀易澹然終其身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師事吳澄薦虞集范梈等于朝時言世家孝友廉介有禮法者必歸董氏又左丞劉深請將兵擊八百媳婦國丞相哈納哈孫及士選力爭謂不當勤兵萬里置百萬生靈于死地不聽後果喪師殆盡哈孫武宗時罷相鎭和林賑貸饑民置倉廩以待流徙浚古渠漑田

勸兵民屯種北邊大治

元段直守澤州民避兵復回者歸其田產賑貧民瘞枯骼出財贖俘掠者興學教士在官二十年多惠政　元史

時以循良稱者饒州總管卜天璋淮安總管判官許維
禎清苑尹耶律伯堅會昌州判楊景行江浙行省簡較
王艮義烏尹周自强招降盜賊爲所感服者徽州總管
郎楫永春尹盧琦單騎說賊免入境者封丘尹許義夫
以廉介稱者鉛山令林
典祖沔陽尹白景亮云

明太祖洪武二年平定中原後凡十餘次捐免直省民田
租賦三年夏旱上躬祈禱素服草履席藁露坐晝暴于日
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巳大雨八年命中書省行郡
縣訪窮民無告者給衣粮無依者給屋舍十三年諭天下
秋粮盡行蠲免十九年詔有司養老尊賢賑貧恤孤憲章錄

明黃福掌交趾布按二司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

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問疾周貧禮賢雪罪交民戴之如
父居交趾幾二十年仁宗驛召還未幾交趾亂奉命再往
總兵者失利爲賊所得皆下馬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
此言已皆泣禮送出境憲章錄

明周忱巡撫江南二十餘年先是胡槩撫江南用法嚴忱
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忱笑應曰
胡卿勅有袪除民害等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
自異耳蘓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府况鍾曲算疏
減八十餘萬石又立便民倉水次收糧圖里立預備倉救

荒有餘放糧與民食用秋間多不取償者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鍾出身吏員守吳七年廉潔之操一塵不滓蕪郡收糧法舊以一徵三加徵至八百餘萬石半爲糧長乾沒鍾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一爲轉輸費餘米悉代民完逋賦歲荒賑活饑民無算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立綱運法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民甚便之 法傳錄

明原傑初荆襄流民數十萬無所歸左都御史李賓援祭酒周洪謨流民說請設郡縣編里甲寛徭役使安生業遂命傑往撫治傑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朝廷德意問民疾

苦籍流民十萬餘令自占曠土置鄖陽一郡六縣以統之傑勞苦成疾卒荆襄之民無不流涕者 獻徵錄

明陳鑑巡撫陝西十餘年忠厚謙謹用法寛平民親愛之或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有疾發願爲鑑舁轎輒愈關中民圖像祀之 獻徵錄

又永樂時年富爲陝西叅政布政使興學勸農撫輯饑民十數萬巡撫大同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田民樂更生天順時朱英爲陝西布政使均徭定法專事儲蓄積金數十萬兩復業民數十萬人

明劉大夏總督兩廣僅携二僮行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吏役法仁惠大著時謂其愛民如子守身如女 獻徵錄

明徐九經令句容隸卒立庭下如木偶不一遣下鄉落政專主養民一切供費裁省之甃東西孔道數十里歲大侵賑濟有法後爲上官所劾冢宰熊浹爲罷中丞而畱之性嗜菜去任後邑民刻所圖菜而書所訓勤儉忍三字於上曰此徐公三字經也 獻徵錄

明邵寶知許州諭諸生以義利公私之辨躬課農桑復朱子社倉法爲備荒計後歷官皆有德惠羅汝芳知寧國府以道德化導一郡每詣書院講學樵子田夫皆長揖聽講民兄弟爭產爲泣下曰是罪在我訟者感泣郡世祀之 志傳

明初及中葉以循吏稱者洪武時天台守方克勤性不喜近名務以德勝威府庭懸韋編不設杻械列丁產爲九則民便利之上杭令孔立秉心廉直平山賊驅虎患禱雨立應永樂宣德時長洲縣丞劉幹勸農問民疾苦歲饑逋賦以身代譴責卒民畱衣冠葬之常州同知張宗璉多德惠卒之日民哀哭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立廟君山祀之温州守章惠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公務不差隸卒惟書粉板日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囹圄一空正統景泰時霸州守張需素愛民以禁牧馬擾民觸王振怒逮戍吉安守陳本深治尚寬簡民有寃抑三尺童子皆得白久之恥爲爭訟金華通判南雄守劉實不以妻子隨敝衣粗食愛養小民未常私一錢中使至南雄索賄不得將辱之民爭翼蔽出誣奏被逮卒新會令丁積廉正絕請謁里胥售索小戶當月錢不勝苦積盡革之後歿里嫗有夜哭者陳獻章爲祠記成化弘治後黃巖令周旭鑑平賦役鑿義井修橋梁多惠政邑有虎捕之不獲夢神告所在果就擒弋陽令吳源深廉潔不受餽遺立義倉廩貧民力沮中

貴暴歛岳州守張皐劉大夏所薦捐湖中魚利付民妻子未常食肉衣紈綺以忤直指投筆卒青州守唐維城見罪人而泣嘉禾有五岐者民世祀之上海令鄭洛書禁火葬置義倉屢決疑獄歿三十年置田奉祀華亭令聶豹蠲積逋萬餘積穀二十萬石復業民三千戶青田令李邦正不名一錢闡明良知之學建心極書院以教士溧水令徐必達家織布種萊自給邑苦運道遠請改折以紓困勸民日夕種植紡績詳獻徵錄郡邑諸志

明樊玉衡令商城爲息訟歌悟四歌時與訟者稱引孝悌忍讓和睦之說期年獄幾空調崑山邑逋至二十萬甘奪俸不忍徵入覲赴京同寮見其自奉糜一盂乾虀兩三片而已偶與一墨守不恊解綬去崑山民立祠祀之姚現聞集

明史可法巡撫安慶擢漕督兼巡撫淮揚蔬食布衣以清

潔愛養卒屬時流寇充斥兼值旱荒可法撫輯兵民申嚴守禦單騎慰勞如家人父子每質明視事中夜卒未嘗安寢憂國愛民之心遠近無不爲感泣後守廣陵殁於陣明季紀事

又萬曆天啟崇禎時以治行稱者歸德守鄭三俊蔬食敝衣興學愛民清惠並著南康司理李應昇潔已愛民案牘清簡興復白鹿洞以教士南贛道張瑋清貧不異寒畯慈愛周浹饒州守張有譽寬簡愛民囊橐蕭然杭州司理蔡懋德慈惠周至力行社倉法以備賑荒歲吳江令熊開元廉明有恩緩催科息獄訟儀真令姜埰加意休養屢決疑獄廣東布政使瞿式耜廉潔不私一錢寬逋賦繩貪墨惠來令許直邑瀕海素饒直廉潔一無所私寬厚多惠政後皆爲名臣

蠲賑類

夏王禹時大水發歷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

商成湯時大旱發莊山之金以鑄幣賑民 管子

周秦繆公晉薦饑乞糴于秦丕豹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曰汎舟之役 左傳

周鄭子皮宋子罕鄭饑子皮以子展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故罕氏常掌國政宋饑司城子罕請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曰鄭之罕宋之樂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 左傳

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危亾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後元年詔曰閒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無乃百姓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衆與其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書

漢汲黯爲主爵都尉河內失火武帝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之臣請歸伏

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漢書

漢伏湛爲平原守四方盜起歲復大侵湛曰一穀不登國家徹膳百姓皆饑奈何獨飽悉捐俸以賑郡賴保全後漢書

漢韓韶爲嬴長流民入縣界韶憫其饑困開倉賑之所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知韶竟無所坐後漢書

又黄香爲魏郡守分俸給貧勸郡人出穀賑貸第五訪守張掖歲饑開倉賑給不待上報事同

漢陳登令東陽歲大侵登籍廬舍度隴畝設舍宇千餘招諭流民復業捐廪以給病瘠强壯者則令供官作就食陶

唐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常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流亾盡歸杜甫稱之曰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爲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 唐書

宋仁宗契丹饑民至境上廷議欲勿納帝曰吾赤子也詔給唐鄧閒田令所過食之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令內藏出緡錢一百萬賜諸路助糴常平倉 宋史

宋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又有屋稅絹牛

胥稅允則一切除之湖南饑先發官廩賑之而後奏又饑復請於轉運使以家貲爲質先賑之全活數萬人 宋史

宋韓琦知益州路歲饑蠲其租稅勸人出粟賑之募壯者爲廂軍一人投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後陝西饑命公安撫便宜寬其征徭逐貪吏罷冗員七百餘賑活民百餘萬 名臣言行錄

宋富弼出鎭青州河決見八州流民無食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隨處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汲山林陂澤之利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明年麥

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或謂粥此非弭謗自全之計粥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中書二十四考哉行之愈力卒全活五十餘萬人 續綱目

宋史本傳云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不得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宋趙抃知越州歲大旱爲書問屬縣所被災者募粟得四萬八千餘石又爲出官粟得五萬餘石或給或糶又儆民完城四千餘丈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爲病坊處疾病之無告

者曾鞏爲作救災記初抃知睦州奏免茶稅知虔州修鹽法鑿瀨石疏江湍民賴其利爲梓益轉運使窮城下邑民生不識使者皆躬至其地拊摩之 宋史

時曾鞏通判越州歲常平不足賑給而饑民羣聚城郭有疾厲之虞召富人出粟十五萬石授民粟價爲平又出粟五萬貸民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後知洪州歲歉大疫州縣鎭亭傳舍皆儲藥授病者不能自養者官舍舍之資其飲食衣衾責醫候視人賴以生

愚按周禮荒政十二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後世救荒之政其大槩未有能踰之者至於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廩人掌九穀數以待國之匪頒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計其豐凶以施惠移就又不待荒歲而後爲之計也善乎曾南豐之言曰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

而爲計者則有間矣若漢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日常平倉後世多踵行之者而朱子社倉之法尤得周官之遺意是又在司牧者思患而預防之耳

宋范仲淹少時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右司諫歲大侵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奏除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鐵後宣撫陝西修麟州故砦招還流亾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奏免府州商稅領浙西日吳中大饑仲淹縱民競渡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饑民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民與屬

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 宋史

宋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免上供米三分之一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又去西湖葑田築長堤以通南北杭人名之曰蘇公堤軾再蒞杭有德于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 宋史

宋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允文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生子並舉戶口日增宣撫四川給官廩賑歸正二萬人修荒政六十五事 宋史

宋洪皓爲秀州錄事歲荒無賑救策皓白郡守悉籍郡內粟發糴復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使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無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極力留之 宋史

宋滕元發安撫河朔地大震後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隄防督盜賊河朔遂安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疫癘先度城外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蓆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全活五萬餘

人 宋史

宋吳遵路知通州值旱蝗募富者得錢幾萬貫糴米蘇秀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有疾者給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給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凶歲范仲淹時安撫淮浙上其治狀於朝 厚德錄

宋葉夢得爲許昌令值水災盡發常平賑之惟道中遺棄子女患無人收養左右曰人患既長父母識認爾夢得乃立法凡遺兒父母不得來取作空劵數千具載本法貧者

給米以爲食事定按籍計三千八百餘兒　宋史

救荒之政古人講究詳矣惟遺棄子女一事人多忽略而呱呱赤子實最可憐憫余閱宋時傳誌如劉彝知虔州召人收棄子女日給倉米二升細民欲二升之給皆爲字養蘓文忠軾在密州民多棄子因盤糧得剩米數百石專以收養棄兒黃震知撫州復慈幼局凡當免者請贍於官棄者許人收養官給粟皆可與葉令事並傳葢小民衣食艱難子女往往生而旋棄今爲收育於襁褓時功德勝于救濟成人者數倍固不僅救荒之善政也

宋時以救荒稱者蘓耆爲陝西轉運使東京饑畱守求粟二十萬斛同職謂當畱粟實邊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同爲王民奈何知其埀亾而不賑恤耶如數與之程珦知徐州歲大旱預募豆種數千貸民得以不饑陳堯佐知壽州自出米食饑民吏民爭出米活數萬人范純仁知慶州發常平粟賑饑民不待奏報及被劾民日夜輸納如額查道知虢州歲蝗發官廩賑之給

麥四千斛爲種
詳正史及志傳

元張養浩拜陝西行臺中丞值旱荒禱雨西嶽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到官四月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關中之民哀之如父母 元史

又請都剌爲襄陽達魯花赤時山西饑河南行省恐流民爲變檄嚴守武關請都剌驗其良民盡納之又煑粥全活數萬人

明太祖洪武三年戶部奏蘄州逋稅十三萬請罪守臣上曰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於民其弃所逋

免之十三年諭戶部減蘇松嘉湖租額之甚重者罷王府營建諸役作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憲章錄

明仁宗爲皇太子屢命有司悉發官廩賑饑凡待奏請者必加切責及即位有自南京至者云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上趣楊士奇草詔免之士奇云斯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救民當如救焚拯溺若令有司與聞必以國用不足爲言矣書詔畢即命遣使賫行左右又言地方千餘里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帝曰恤民寧過

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憲章錄
明宣宗五年帝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令召楊士奇議曰被災處稅糧當免民間欠孳畜官馬亦所當恤凡爾所知悉爲朕言士奇遂請免百姓積欠薪芻府部坐徵買辦諸物并淸獄免役諸事帝稱善卽書勅行之七年又召士奇論寬恤事士奇云只五年官田減租一事聖恩巳下戶部格而不行小民含寃不巳帝諭再下勅以此爲第一事士奇又請赦逃民復業各處商稅一例納鈔方面郡守令中外三品以上者保舉犯贓者連坐帝卽令書勅行

之憲章錄

明夏原吉治水蘇松疏河渠築堤堰歲饑奏發廩三十萬賑之分給牛種耕種全活甚衆通紀

明王竑巡撫兩淮時徐淮大饑竑盡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之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給道路食被鬻者贖還之醫藥棺塚具備全活數百萬人從信錄

明王恕知揚州府歲再饑上書請賑知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後巡撫南畿請裁光祿寺歲供并物料織造花木

禽鳥以常州美米六萬石補夏稅減官田耗米十餘萬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吳人頌之與周忱并稱 史料

明陸光祖起家濬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光祖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持益力卒如所請秋潦傷稼涕泣呈兩臺不獲請自爲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又與化令歐陽東鳳廉明多惠政邑苦虛糧累民歐痛哭請於上臺不獲免自具疏上聞得歲免故額數千石民困頓甦 續藏書邑志

明代救荒者費震守漢中發倉廩貸饑民而後奏聞流民來歸者令占宅自爲保伍全活甚衆後以事被逮太祖釋之韓雍廵撫江西大發倉廩賑饑民兼減價糶賣夏寅爲山東布政奏請出白金四萬兩賑山東徐州饑民吳中旱有司不以聞投書廵撫發廩數十萬石賑之文森令慶雲歲荒再上疏乞免田租盡釋逋賦繫者請賑于上官龎嵩判應天旱荒發公廩及揭貸賑之全活者六萬餘人復請捐積逋拊循流亾復業者十餘萬人茅坤令丹徒預糴粟數十萬石以待饑者全活甚衆又先曾祖諱茂德萬曆時任寶慶知府歲大旱民饑甚捐貲糴穀又多方勸募賑之全活十餘萬人

矜恤類

夏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通鑑前編

周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於紂請除炮烙之刑 通鑑前編

周高柴齊人之衞爲士師刖人之足衞有亂子羔違之刖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焉乃入門啓而出子羔曰吾刖子足而逃我者三何也門者曰斷足吾罪也昔君之治臣也

以法臨當論爲臣惻然此所以悅君也 說苑

漢文帝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又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乎於是定律諸當黥髡劓斬左

右趾者爲城旦舂笞各有數 漢書

初文帝雖除肉刑笞五百者率多死景帝改笞三百尋更遞減自是笞者得全

漢宣帝時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愍焉廼下詔置廷平四人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歲上繫囚笞掠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漢書

漢明德馬后明帝時大旱后聞楚獄多枉濫乘間爲帝言帝惻然感夜起徬徨不能寐明日幸洛陽錄囚徒出千餘

人天乃大雨後安帝時旱鄧太后親錄囚洛陽囚實不殺
人被考自誣羸困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有訴太后呼
問得枉狀抵洛陽令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後漢書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渭橋一人驚乘輿馬釋之奏當
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
之是不信于民也帝善之人有盜高廟玉環廷尉案當棄
市帝大怒欲致之族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
族之萬一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
廷尉 漢書

漢于定國父于公爲東海獄吏治獄多陰德常力白東海孝婦寃自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後定國果爲廷尉至丞相定國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 漢書

漢何比干武帝時爲廷尉時張湯持法嚴而比干務仁恕所全活者數千人忽有老嫗造門曰公治獄多平反今天賜策九百九十枚曰子孫佩印符者如此算 漢書

漢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對

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入人罪殃及子孫
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 漢書

漢王賀爲繡衣御史決獄魏郡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誅
二千石以下多至萬餘人惟賀多所寬釋以不稱奉使免
嘆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封吾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興
乎後女孫卒爲孝元后 漢書

漢鍾離意爲郡督郵大疫意親給醫藥存問多所全活辟
司徒府遣四令屬縣作徒衣光武聞而賢之意復解徒桎
梏縱遣之與刻期俱至無復違者 後漢書

漢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連及數千人明帝怒甚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逆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爲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後漢書

漢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拜廷尉決獄多所矜恤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後漢書

漢黃香永元時爲尚書令東平妖言事連及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 後漢書

擬奏全活甚衆 從漢書

漢黃香永元中爲尚書令東平妖言事連及千人香料別
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從漢書

漢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拜廷尉決獄多所矜恤條諸
別具奏帝爲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從漢書
罪不可妄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
若條上出之所逐株連者即須以爲阿附反逆法與同
急自通人者甚衆妄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

漢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連及數千人明帝怒甚案

漢崔寔為新建平所行屬縣獄犴填滿禁垂泣日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斯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干理所出三千餘人 後漢書

漢趙熹為平原太守討盜賊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詔從之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 後漢書

齊豫章王嶷高帝次子都督荊州先是沈攸之聞人告許刑獄充滿嶷至一日散遣三千人崇革命嶷于下洛寧獨全 南史

漢崔篆爲新建尹所行屬縣獄犴填滿篆垂泣曰刑罰不中乃陷人於阱斯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三千餘人 後漢書

漢趙憙爲平原太守討盜賊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詔從之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 後漢書

齊豫章王嶷高帝次子都督荆州先是沈攸之開人告訐刑獄充滿嶷至一日散遣三千人梁革命嶷子子恪等獨全 南史

北魏獻文帝重於用刑大辟必覆鞫囚繫至積年不決或以為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朕特苦之使其改悔耳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又愍下民連坐詔罷門房之誅魏書

北齊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廣布恩信盜賊屏息就撫寬釋繫囚千餘惟畱重辟數十人各給假五日囚皆依期而至北齊書

晉臨淄令曹攄梁東陽守席闡放囚事同不竝載攄令臨淄有寡婦養姑不嫁姑憫之密自殺官誣坐寡婦攄到具白其冤

隋趙綽為大理少卿時侍郎辛亶衣緋褌高祖以為厭蠱

將斬之綽力爭曰據法不當斬帝怒命斬綽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外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愛死帝赦之 隋書

後煬帝六月行刑綽守時令固爭帝殺之見隋書

隋辛公義爲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決斷十餘日囹圄一空有訟事應禁者公義即外宿人問故曰刺史不德不能使民無訟安有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自是州人以訟爲耻獄內皆長桃花蓬蒿 隋書

又平鄉令劉曠單騎之官爭訟者曉以禮義在職七年獄無繫囚高熲薦爲莒州刺史

唐太宗定律改死刑五十條爲流三千里讀明堂鍼灸書以五臟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背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葢欲思之詳愼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于是制決囚五覆行刑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自下覆視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唐書

唐崔仁師按獄青州時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師覆按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首坐者未肯甘心仁師曰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

寃而不爲伸耶設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罪亦所願也及勑使更訊諸囚皆請就死無異辭者 唐書

唐韋仁壽爲萬年令斷獄平恕所論囚皆曰韋君所斷死無恨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後都督南寧州悉心撫勞禮讓大行高祖下璽書勞焉 唐書

又澤州法曹尹正義用法寛平百姓稱之曰尹佛子

唐唐臨爲御史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後爲大理卿高宗録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曰唐卿斷囚不寃帝甚歎美 唐書

唐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悉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申理有詔悉讁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唐書

唐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後爲侍御史以論劉孝湛無罪當死有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責之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陛下之大德太后赦之又常爭太后殺人事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廻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得免時司刑丞杜景儉亦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俟必死遇徐杜必生　唐書

唐李日知爲司刑丞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以兩狀列上武后竟直日知　唐書

史又稱唐臨寛簡寡欲見妻子必正衣冠日知事母至孝侍疾鬚髮爲白毋未封卒制下頓絶久乃甦固知持法寛平者之行誼必備也

唐顏真卿以御史充隴右兵馬使郡有冤獄歲大旱公爲剖決乃大雨人呼爲御史雨　唐書

唐臣之持法寬平者太宗時大理卿戴冑守法不阿高宗時大理卿張文瓘決遣四百餘條畢明允有疾囚爲齋禱遷侍中皆慟哭中宗時大理卿尹思貞爭韋月將獄責李承嘉附姦臣除忠良忤武三思不顧睿宗時太平公主誅案支黨急知政事陸象先寄爲申理所全活甚多

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常讀二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藩鎮跋扈枉法殺人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遂令諸州決大辟錄聞刑部覆視之多得貸死又命諸州獄吏恤繫囚盛暑五日一檢視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歲以爲常 宋史

宋仁宗常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大辟疑者皆令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吏部選人坐失入死罪命終身勿遷宋史

宋王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命察符彥卿以百口保其無他且曰五代多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永願以爲戒常按獄全活數百人因罷歸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子旦果位至宰相名臣言行錄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州錄事以宿憾劾富民殺女奴若水獨疑不敢決錄事詣若水詬其受金若

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心耶一日若水訪女奴得之富民冤得白知州欲奏其功固辭曰若水但求民不冤耳以爲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　名臣言行錄

宋王曾留守洛陽歲歉饑民掠粟者鄰郡率以强盜論死曾但笞而釋之遠近傳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　名臣言行錄

宋王質文正公從子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常以病在告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于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數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　名臣

言行錄

宋趙抃知成都劍州民李守忠聚衆私造符牒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守忠以法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其獄對之卒無以易也名臣言行錄

宋燕肅判刑部故事州郡之獄有矜疑上請者法寺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肅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餘豈無可矜疑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州郡皆樂爲上請迄宋之末

貸免者不下數十萬人宋史
宋文彥博爲侍御史元昊入寇邊將劉平戰歿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反誣平降寇賂平奴證之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鞫得實德和謀翻獄更遣他御史來彥博以獄已具拒不納且願身任其咎卒爲申雪而德和與奴伏其辜宋史
又程琳知開封禁中火官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琳立辨其枉詢火所由起蓋宮中炷籠近板歲久燥而焚乃建言此天災不宜以罪人仁宗爲緩其獄卒無死者琳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四五
宋歐陽觀爲泗州司理常秉燭治官書屢發而歎妻問故

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文忠集

歐陽公修本傳又載少爲夷陵令取架閣舊爰書閱之見枉直多乖錯太息泣下言他日遇獄事必求得情故所至以吏事稱數歷劇郡衙齋如僧舍時謂歐公每誇政事不誇文章云

宋馬默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給糧者三百人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乞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著爲則宋史

宋沈畸爲御史吳門盜鑄獄起蔡京欲陷章綖遣私人鞫之復命畸往勘畸至吳即日釋無左驗者七百餘人嘆曰

爲天子耳目近臣而可附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京大怒坐貶 宋史

宋馬亮爲西川轉運使賊平諸將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爲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京亮言愚民脅從者衆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遂盡釋之施州鹽井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言於朝除所逋二百餘萬盡釋繫者而廢其井 厚德錄

宋錢卽睦州司理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檄卽往掞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殺人

店嫗果告以實其所殺吏往捕并贓獲之一郡稱神范純仁知慶州値環州帥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仁訊之非盜也請釋遣古畏罪誣奏詔幷逮純仁民萬數哭留不得行事白古以誣謫歐陽曄令桂陽民有爭舟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出囚脫桎梏飲食之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吾視食者獨汝左手今死者傷在右肋汝殺之明也囚涕泣自服坐累者俱得釋

金劉肅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主者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皆置極刑肅執爭曰盜無證贓殺之寃金主怒有近侍見肅道其旨肅曰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郎中張天綱爲具奏金主悟囚得不死　金史

明建文帝爲太孫時以律例多嚴奏改七十二條從寬太祖聽政每誅夷狠籍輒爲寬解一日以盜七人命鞫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眞訊之果係主人之子佃客爲盜刦之同行未自首而被獲太祖覆審釋之問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見其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憲章錄

明仁宗特命府部九卿六科諸臣會審諸重辟又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比年法司所擬大逆多出于羅織煅煉自今凡審决重囚卿三人同往覆審 法傳錄

明薛瑄爲南大理卿時蘓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

又常熟陸臬官刑部性仁慈多所寛貸其視獄日多蓄
貓以辟鼠害重囚得無傷死平湖屠勲官刑部細訊諸
寃繫者白堂官釋之又請五年
一差恤刑官尚書具奏著爲例

明陸光祖嘉靖時令濬縣諸生盧柟以舊令宿郤誣坐辟
光祖白於臺使立釋之爲大司冦一貲郎爲御史搆陷擬
辟三疏白其寃得減等 獻徵錄

明史朝賓爲刑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下獄尚書何鼇受
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
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安可誣也嵩怒降朝賓高郵
判官而繼盛竟坐死 法傳錄

從信錄云孫一謙爲南刑部司獄恤囚有恩按籍給囚食不令獄卒攘奪衣弊爲浣補囚無凌虐凍餒死者去任時王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繼一謙者閩縣蘸夢暘能踵行恤囚諸事丁賔署司寇篆以夢暘與王郎中紹先並稱

按掾史自西漢後著名德者漸少而從事公府利濟甚易聞近代楊文懿守陳支大叅立之父皆爲縣吏以居心仁厚於囚有恩子孫卒通顯

是可以風後之刀筆起家者

明天啓崇禎時以平恕稱者福州司理周順昌居官廉潔盡却餽遺屢平反諸寃獄杭州司理黄端伯性慈祥於人命案牘繙閱殫心目可出則出之即難遽出必於無可生處求其一綫待後人解網長樂令夏允彛屢決疑獄民出賈不返拘同賈二人視其貌狡而體有瘢者疑與其妻通殺之一訊即服邑有爭堪輿互採生殺人圖勝者獄八年不決累死者數人允彛齋戒禱之立得實八閩稱神揚州司理湯來賀清愼寛平每讞重案慘

怛移時多所矜宥又家從兄清任寧波司理念刑官民命所係每禱于神明務從矜慎有捕役三人奉檄捕海盜眞盜颺去漁人黃俊經爲盜所掠捕役執之誣爲陣擒屢擬辟乃拘三捕役互訊之察其先後所供互異盡得實立出之其他平反寃獄甚衆

正直類

漢周昌爲御史大夫高帝欲易太子昌廷爭之彊昌口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欲爲趙王置貴強相乃以昌爲趙相 史記

漢王陵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呂太后欲立諸呂爲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丞相平絳侯勃所對與陵異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盟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 史記

正直類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易太子昌廷爭之彊昌口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欲為趙王置貴彊相乃以昌為趙相 史記

漢王陵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呂太后欲立諸呂為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丞相平絳侯勃所對與陵異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盟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 史記

時朱虛侯劉章入侍燕太后命為酒吏請以軍法行酒章為太后歌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諸呂有一人亡酒卽以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因罷酒

漢申屠嘉官御史大夫廉直不受私謁時文帝甚寵鄧通嘉入朝見通於帝傍有怠慢色嘉罷朝召通責之曰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帝遣使持節赦通方免 史記

漢尹翁歸守東海于定國欲託其邑子與語竟日不敢言謂之曰此不可干以私翁歸公廉不受饋為右扶風卒家無餘財 漢書

漢蕭望之元帝時與周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白

時朱虛侯劉章入侍讌太后命爲酒吏請以軍法行酒章爲太后歌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諸呂有一人亾酒卽以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因罷酒

漢申屠嘉官御史大夫廉直不受私謁時文帝甚寵鄧通嘉入朝見通於帝傍有怠慢色嘉罷朝召通責之曰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帝遣使持節赦通方免史記

漢尹翁歸守東海于定國欲託其邑子與語竟日不敢言謂之曰此不可干以私翁歸公廉不受餽爲右扶風卒家無餘財漢書

漢蕭望之元帝時與周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白

宗室劉更生等拾遺左右疾宦官弘恭石顯擅權以中書政本請勿用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恭顯反奏望之等朋黨專擅召致廷尉卒爲恭顯所陷自裁死漢書

又哀帝崩議舉大司馬孔光以下皆舉王莽獨何武公孫祿以比世無嗣不宜令外戚持權太后不聽

漢宋弘爲大司空薦桓譚爲議郎光武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不悅召譚責讓之後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臣薦譚望能以忠直導上而令朝廷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後漢書

漢楊震爲司徒時安帝乳母王聖封野王君母子出入宮

掖通貨賂震疏切諫後詔爲阿母修第震復諫京師地震震又言此中官近臣持權用事之象宜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中常侍樊豐等卒譖震帝遣使收印綬勒歸郡行至夕陽亭飲藥卒桓帝時白馬令李雲憤五矦驕横切諫逮詔獄弘農掾杜衆等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震子秉與陳蕃並爲雲請不聽秉又言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覽知釁重必自疑宜聽歸本郡帝不得已免覽官　後漢書

秉性不飲酒早喪夫人不復娶所在以廉稱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子賜賜子彪四世著淸德彪以袁術姻親爲曹操所收孔融往見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之横殺無辜則海內莫不解體操

不得已釋彪

後漢書又載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遣之其無私如此

漢張陵爲尚書時梁冀爲大將軍帶劍入省陵叱去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詣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冀弟不疑常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陵曰明府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通鑑

又周舉以左雄薦爲尚書既而劾雄雄曰進君適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更謝之

漢張綱受命巡行州郡同列皆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 後漢書

二張之指斥梁冀誠可謂不畏强禦矣他若董宣之格殺湖陽家奴彊項非不可重而公孫丹之獄至濫殺數百人豈秉心直諒者所爲故不載

漢李固爲太尉宦官爲惡者一切逐遣以是疾固而梁冀尤惡之說太后册免固以杜喬爲太尉桓帝以定策功益封冀又封宦官劉廣等爲列矦喬上書切諫于是宦官唐衡等與冀共譖固喬收下獄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

氏逃謬公等曲從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與喬俱死獄中 後漢書

漢呂强靈帝時中常侍時閹官專權强獨盡忠不與爲伍帝欲封强爲矦辭曰宦官不當妄受茅土蔡邕毀刺貴近羣邪陷之刑罪羣臣以邕爲戒陛下不復聞忠言矣中常侍嫉之更共譖强帝使黃門持兵召强强怒曰大丈夫當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後漢書

漢李膺爲司隸校尉時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匿讓宅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傳獄

受辭畢即殺之諸宦官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問故曰畏李校尉 後漢書

時桓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謡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范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汚者望風解印綬去又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滂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

漢管寧與華歆共鋤菜見地有片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常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後漢書

又梁鴻少孤常獨居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呼鴻及熱釜炊對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鴻東漢初人

魏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鮮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 三國志

又南陽宗承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交及操總朝政問曰可以交未宗曰松栢之志猶存曹丕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魏辛毗明帝時劉放孫資專制朝政大臣莫不交好毗獨正色謂其子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大丈夫欲爲功名而反損其高節耶 三國志

吳顧雍性不飲酒寡言笑封遂鄉侯吳王權自臨賀之家人不知也權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嚴憚如此 三國志

時張昭亦屢以直言忤旨常對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若偷榮取容臣不能也

魏陳泰尚書僕射魏主髦被弑司馬昭召羣臣會議泰不時至趣之久乃入悲慟昭曰玄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斬賈充可以謝天下昭良久曰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默不復言時太常王祥亦號哭委頓昭以皆時望不之害也 三國志

晉傅玄為司隸清厲骨鯁有奏劾捧白簡坐而待曙貴戚憚懾子咸亦為司隸以勁直稱常奏免司空王戎河南尹尹澹官京師肅然 晉書

咸孫昭仕齊梁間以廉靜爲政爲安成內史府舍多怪昭至大風雨發郡廳屋遂不爲患弟映事兄恭甚昭夜出飲映自往乘之歸卒喪之如父

晉王述安貧守道累官尚書令常謁司徒王導導每發言一座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能事事盡善導改容謝之子坦之以孝友著有父風謝安云安北見之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蓋坦之好直言也晉書

晉周顗值王敦反石頭顗往見之敦曰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顗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敦忌明帝聰敏欲以不孝廢之云温嶠所說温來敦問之聲色俱厲

温曰鈎深致遠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爲孝晉書
晉卞壼儉素廉節不肯苟同時好常曰諸君子以道德恢
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壼惡王澄謝鯤之放達
以爲悖理傷教欲奏推之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
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事雖不行舉朝憚之晉書
宋蔡廓博學雅操爲邦族所敬憚高平劉整素恃才傲物
謂人曰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後徵爲吏部尚書時徐
羨之管朝政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子興
宗亦以方嚴稱世祖駿好狎侮羣臣獨憚興宗不敢媟宋書

梁徐勉爲太宰雅勵淸節動經數旬一返舍常與客夜集有求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他及 梁書

唐王珪子尚大宗女時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欽明動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盥饋乃退其後公主備婦禮本于珪也 唐書

唐宋璟武后時鞫人告張昌宗占相事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斬太后不許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後爲東都留守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不交一語思勗素貴幸

歸訴於帝帝益重璟　唐書

當璟劾二張時左拾遺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言社稷大計陛下當聽納見者股栗又顯慶時侍御史王義方糾李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對仗叱義府下垂拱時左相蘓良嗣道遇僧懷義頗蹇肆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觀諸臣之不畏彊禦如此以視李勉之奏彈管崇嗣温造之令李祐落膽剛正又過之矣

唐狄仁傑巡撫江南吳楚俗多淫祠仁傑悉奏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子伍員四祠　唐書

唐韓休為相數犯顏諫爭玄宗為盤遊心憚之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常引鏡自照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瘦於昔時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休為社稷非為

身也唐書

唐楊綰清簡儉素拜相日中丞崔寛卽毁城南别業京兆尹黎幹減騶從郭子儀方大宴客除書至音樂散十之五唐書

唐李絳爲相鯁直數諫爭吐突承璀寵方盛修安國寺請勅學士爲碑文紀帝德憲宗命絳絳曰堯舜文武未嘗自頌功德惟秦皇有之陛下法秦皇乎帝立命曳碑毁之帝常畋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唐書

宋竇儀爲學士一日太宗坐後苑召儀入對儀望見帝岸

犢徒跣坐却立不前帝遽服法服見之儀曰陛下創業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解體帝歛容謝之 名臣言行錄

宋錢若水官樞密外戚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繼隆出征誣之翰悮軍輿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令取之翰首兩府皆不敢言若水獨力爭請先推驗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去若水獨留廷中俟帝出再極諫帝亦感悟 宋史

宋李沆爲相眞宗一夕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 名臣言行錄

宋楊億爲學士眞宗立劉德妃爲后欲得億草制使丁謂

諭旨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 續綱目

宋張詠臨卒遺表言丁謂誑惑至尊乞斬謂頭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頭以謝謂眞宗歎其忠詠常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宋史

宋孔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趣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以謝爲 名臣言行錄

宋魯宗道剛正嫉惡仁宗初叅大政章獻臨朝一日問唐武后何如主宗道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幸慈孝寺后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禮婦人三從皇帝人主也請先后矍然 宋史

宋包拯知開封凡中官勢族侵漁民利者悉奏劾之京師諺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拯性峭直平居無私書親黨干謁一切絕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 宋史

宋杜衍爲相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仁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

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名臣言行錄

宋馮京少年及第張堯封挾戚畹勢欲以女妻之曰此上意也中官酒核奩具至京卒峻拒之又孫復常授張堯封學子女皆給事左右後爲貴妃數遣使致禮復拒之終身名臣言行錄

宋陳洎爲開封功曹時章獻太后族人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數十輩諭旨吏欲以病死聞洎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自爲牘白府尹雖大

忤旨而公論歸之宋史

宋趙抃云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名臣言行錄

宋司馬光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之常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則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名臣言行錄

蔡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立石石工安民曰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

宋程頤在經筵每進講必齋戒潛思冀感動上意又具疏

請復祖宗坐講之禮一日中人以所講有帝藩邸嫌名用黃覆之顧曰人主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名臣言行錄

宋范祖禹元祐中爲史官盡書王安石之過哲宗召內侍劉瑗等及相章惇祖禹極言其不可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蘓軾稱爲講官第一宋史

宋劉安世見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其自不妄語始安世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爲右正言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屢上書劾章惇蔡確同

文獄起必欲置之死地安世談笑自如梁成大唆以大用還書不答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耳蘊軾論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眞鐵漢名臣言行錄

宋范純仁因呂大防等爲章惇所擠遠竄具疏乞將大防等原赦引放落職貶隋州再貶永州安置或謂其近名者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有以議役法與司馬光不同欲援韓維例乞放歸純仁曰吾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諸

子遂止名臣言行錄

宋鄒浩官右正言露章劾章惇劉賢妃立爲后上言孟后廢天下孰不疑賢妃爲后者今竟立上累聖德章惇詆其狂妄削籍竄新州時左司諫陳瓘論惇與蔡京卞之罪特力京置獄陷之幾死張魏公浚謂元符中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云宋史

陽翟田晝與浩善及劉后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塗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宋張九成對策至晡時未畢貂璫促之張曰未也方談及

公等故其策有閹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 續通鑑

宋晏敦復爲右正言兩月間論駁凡廿四事秦檜旣相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和議成敦復力詆其非檜使人致意曰公能屈從兩府可得敦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豈爲身計悞國耶檜不能屈 宋史

宋楊萬里歷事三朝始終一節居恒料還家之費貯一篋戒家僮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韓侂冑築南園屬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遂杜門告歸 宋史

宋葉孟鼎忝知政事賈似道當國動多相左遂引疾歸或以禍福告孟鼎曰廉耻事大生死事小萬無可畱之理後端宗即位於閩召爲少師海道梗塞不得進南向痛哭卒

宋史

宋時稱正直者又有究王侍讀姚坦王嘗假山成坦諫曰昔夏侯嶠爲苑丘令田賦充而血月沃於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王乃去山爲壁寫儒行篇知開封薦頌爲呂惠卿鄉先進惠卿曰子容一詣我執政可得頌拒之上高簿嚴宗漕使屬校文富家子以錢五十萬致懇宗怒叱之即日辭漕使行

元巙巙以學士侍經筵隨事進規順帝欲觀古名畫巙巙命取郭忠恕比干圖進因言殺諫臣者亾其國帝爲動容

續通鑑

明顧佐官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官妓朝綱始振性嚴重入直廬獨坐一室時稱顧獨坐　憲章錄

明周新爲御史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轉按察浙江因旋風吹異葉至知寺僧殺人同寮餽鵝炙懸梁間後有遺者指示之錦衣指揮紀綱緝事多不法新捕繫之綱誣奏成祖逮新至戮之　憲章錄

時錢塘令葉宗行號廉能新官按察時常偵之惟笠澤魚腊一味家所寄也明日召飲出示號錢塘一葉淸

明黃福持正不阿宣宗命觀戲曰臣所不好命圍棋曰臣

幼時父師嚴不教學此無盆居數日勅任南京戸部優閒之實疎之也禍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親族卒之日室無百緡時李時勉爲講官一日宣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以袖中金錢賜之獻徵錄

明薛瑄與中官王振同鄉振召爲大理少卿閣臣語赴振謝瑄辭不往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瑄獨長揖振銜之誣以他罪論死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大哭廚下振問故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聞而意解會侍郎王偉論救遂免時南祭酒陳

敬宗至京王振欲一見之不得遺禮幣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十八年不得遷與祭酒李時勉號南陳北李 法傳錄

明商輅景泰時入相帝不豫請復沂王東宮曰陛下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之孫英宗復辟石亨輩欲誣陷坐貶中官與安爲力救帝宥之成化時復召入閣黑眚見條上八事言獨切直汪直開西厰數起大獄輅條直十罪云直不去天下必危帝怒詰責甚厲輅固爭不屈卒罷西厰輅方毅正直與諸大臣共事獨能持正劉吉常歎服曰與公

同處數年未嘗見妄殺一人輅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獻徵錄

又武宗時禮尚書傅珪性鯁直帝自稱大慶法王珪奏孰爲法王敢並至尊大不敬當誅帝爲悚然

明王恕巡撫雲南力抗中官錢能能進黃鸚鵡恕以明王不貴異物極諫後撫江南中官傳旨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恕又切諫晉南大司馬林俊論妖僧繼曉下獄恕力救之凡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天下益服其直

恕子承裕年二十作太極動靜說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用之後官大司徒亦以廉正稱 獻徵錄

明覃吉憲宗時內官輔東宮悉導以正暇則說府部政事天下民情及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太子一日念佛經吉適至即以孝經自携其見畏如此懷恩亦憲宗時內官林俊劾妖僧繼曉下獄獨懷恩叩頭爭曰自古未有殺諫官者帝怒命扶出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事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乃解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恩不肯傳帝不得已命覃昌傳之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執奏謝不敢恩歎曰余固知外廷之無人也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

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憲章錄

明陳選爲提學副使中官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皆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後遷廣西布政爲中官韋養所誣賂選所黜胥吏張褧令誣之褧不從數執拷掠褧曰死即死不敢以私恨陷正人選卒褧又上疏爲白冤天下稱之　憲章錄

明梁儲在內閣武宗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命閣臣草勑楊廷和等諫不聽帝遣中使促之廷和等皆引疾

不出帝召儲面促且手劍立曰不草勑受此劍儲免冠流涕曰臣逆命願就死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久帝亦悟擲劍而起初秦王䟽請益邊地諸倖臣受賕助之請帝命草制楊廷和等皆引疾儲乃草制曰高皇帝著令此土不畀蕃封念廣且饒得之姦人誘爲不軌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危我社稷帝覽之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

續藏書

明雍泰正德初尚書致仕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受楊一清曰吾

遥望關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雍世隆也 憲章錄

明吳廷舉令廣東其邑有大鐺屬都御史修其家廟廷舉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後官尚書歸妻子饑寒而衣食人不計有亾卒日至不能殮 獻徵錄

明王鏊孝宗時爲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諷帝屢遊後苑公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帝召中官李廣戒之曰講官蓋爲若輩好爲之遂罷遊 從信錄

明張昺慈谿人官鉛山令數辯寃獄有巫能役鬼兕人昺

擒至笞數百無傷夕而風沙遶屋舁不顧卒致之亦寡婦子爲虎所食舁投牒城隍神約五日內虎不伏辜則撤其廟届期果有虎伏庭下不動舁手射殺之後官南御史劾王鉞朱永汪直開邊隙又劾鎮守中官罷歸 獻徵錄

明梁材順天人官杭州守廣東布政一介不取旦夕飯於堂上惟青菜一味後官大司徒力主節省世宗以祠禱額外有所需材執不予罷去後邊儲大窘帝歎曰梁材在不至是常曰秀才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驕人乎 獻徵錄

明唐順之中會試第一楊一清欲以爲殿元却之散館時座主張孚敬欲獨畱居翰林又却之年未三十卽致仕片楮不入中朝四方冠蓋不得望顏色居常冬不鑪夏不箑行不輿臥不裀終歲一布衣經月一肉食所置一艇不任俛仰每遇譴呵歆然謝過而去不知爲荊川先生也獻徵錄

明唐侃丹徒人知武定州嘉靖初章聖梓宮葬承天諸閹責供張奴叱大吏多避去侃獨舁一空棺自隨索錢者持之急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閹愕眙莫能難侃赴任數千里未常攜妻子卒空橐歸歿後貧不

能殮獻徵錄

又蔣珽守揚州武宗南巡力抗江彬諸倖臣保全百姓止中貴横索阻選行在宮女功德甚著見郡志

明海瑞初爲教諭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令淳安鄢茂卿總鹽政勢張甚將由淳安往齊雲瑞上書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且言侈汰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藩臬皆爲股慄鄢竟罷行後撫應天務卵翼小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權勢家率相戒毋敢犯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綬去法傳錄

明趙南星爲考功郎值大計激揚不少假借太宰之孫巳

之姻家俱在黔中里居三十載以閉戶著書爲事後官冢
宰忤璫謫戍孫愼行官宗伯每請告杜門聲影俱寂與同
邑張瑋皆以清直著節光宗大漸上綱常大義疏首論李
可灼紅丸幷劾輔臣方從哲後忤魏璫戍邊文震孟第一
人及第抗疏請勤政講學及中官壅蔽事忤旨降謫崇禎
時甫入相卽請罷內操撤鎭守中官旋忤温體仁意罷歸
卒天下惜之從信錄並志傳

懿行編卷三終

懿行編卷四

石城徐　惺子星鑒定　淮南　李　瀅鏡月編輯
李爲霖雨商叅定

廉介類

周鬭子文楚令尹以楚之多故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說苑

漢朱邑廉潔守節亾疆外之交束修之餽所得祿賜盡贍九族鄉黨天子下詔稱之漢書

漢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貲物須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帝怪之答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廻車於勝母惡其名也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 後漢書

漢張堪官蜀郡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乘折轅車破被裳光武聞之歎息 後漢書

漢陸績爲鬱林太守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 後漢書

又梁江革爲武陵王長史行府州事餉遺一無所受除都官尚書將還所乘舸輕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載之

漢孟嘗爲合浦太守先是守令貪珠漸徙去民不聊生嘗

至期月去珠復還一郡稱異 後漢書

又晉虞愿守晉安節儉愛民海濱有一石常隱雲霧間相傳清太守乃得見愿往瞭然在目

漢羊續爲南陽太守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韋獻生魚續受而懸之庭丞又進之續乃出前所獻以杜其意 後漢書

漢范丹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常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結草室而居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遊魚范萊蕪 後漢書

漢孔奮爲姑臧長姑臧稱富邑奮在職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兼食葱韭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

至期月去珠復還一郡稱異　後漢書

又晉虞愿守晉安節儉愛民海濱有一石常隱雲霧間相傳清太守乃得見愿往崇然在目

漢羊續為南陽太守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之庭丞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以杜其意　後漢書

漢范丹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常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結草室而居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遊魚范萊蕪　後漢書

漢孔奮為姑臧長姑臧稱富邑奮在職清儉逼下推孝母極膳妻子兼食葱韭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

渭隴蜀平河西宦吏皆載財貨惟奮單車就道吏民羌胡共餽財物千萬計遣送數百里一無所受 後漢書

漢張奐為安定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威化大行 後漢書

漢楊震為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遺之不亦厚乎 後漢書

潤隴蜀平河西官吏皆載財貨惟奮單車就道吏民羌胡共賦財物千萬計遮送數百里一無所受 後漢書

漢張奐爲安定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返之威化大行 漢書

漢楊震爲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遺之不亦厚乎 後漢書

魏時苗爲壽春令初乘薄笨車黃牸牛布被囊之任歲餘牛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三國志

又唐柳玭爲嶺南節度使廨中橘熟旣食納其直於官玭仲郢子也

晉山濤典選鬲令袁毅餽遺朝貴以營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而懸之梁上後毅事敗案驗眾官吏至濤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晉書

晉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任月俸一無所受惟飲吳江水而已晉書

晉陸納自吏部郎出爲吳興守雅勵清節比赴召行外白宜裝幾艇納曰無行裝不須副也止携襆被而去　晉書

晉吳隱之累官左衞將軍澣衣披絮祿賜皆頒親族後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酌而飲之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其妻齎沉香一片隱之見即投于水　晉書

又宋孔覬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覬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

晉胡威父質以清忠顯爲荆州威往省質賜威絹一匹威

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此吾俸餘聊助汝糧耳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復行及威爲徐州世祖問曰卿淸孰與父對曰不如也臣父淸畏人知臣淸畏人不知晉書

宋顧協淸介持操爲廷尉時冬服单薄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宋書

宋阮長之爲臨海守冬日常擁敗絮妻子不免饑寒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爲限此前去官則一年秩俸皆入後人長之任滿代者未至卽於芒種前解綬去宋書

齊蕭鏗爲姑孰刺史適桓温女冢崩所殉金蠶銀繭諸物

甚盛鏗自在修復纖毫無犯 齊書

時劉溉爲建安守任昉以詩求一衫

溉答曰予衣本百結閩鄉徒八蠶

陳孔奐爲晉陵守淸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即分贍孤寡富人餽以氈衣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陳書

唐段秀實室無妓媵無贏財非公會不舉樂飲酒自涇州以司農卿徵戒其族過岐勿納朱泚餽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秀實婿韋晤堅拒不得至都秀實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上泚反秀實終吏以告泚取視封識如故 唐書

唐杜黃裳爲相李師古憚之命一幹吏餽以財物于宅門

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語林

又劉晏領度支鹽鐵轉運所居粗樸庳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及以讒賜死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

唐陸贄調鄭尉罷歸往見壽州刺史張鎰與語三日鎰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悉不納

又裴寬爲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埋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歎異因妻以女

唐陽城歲饑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持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唐書

宋曹彬在周世宗時使吳越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於朝帝强還之彬悉遺親舊不畱一錢 名臣行錄

宋劉温叟爲中丞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温叟貯廳西舍令府吏封署而去次年又遺以他物視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

温叟有貢舉門生獻粟草一車卻之其人曰其物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温叟不得已受之而命家人置衣一襲答之計直倍於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

又明天順時黎文僖淳性耿介其門人令華亭以雲布寄淳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種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峻拒之

宋向敏中除右僕射眞宗以爲殊眷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使李昌武往伺之乃門無一人徑入見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敏中唯唯又曰上卽位未常除端揆非德重眷殊何以得此敏中又唯唯旣退使人至庖中問有無賓客宴飲亦寂無一人還具對帝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名臣言行錄

宋唐介貶潭州倅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後事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帝覽之果然自警篇

宋趙抃平生不畜聲伎不治産業知成都政尚清簡神宗召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幷琴鶴去之矣名臣言行錄

又范文正仲淹司理廣德貧止一馬鬻之徒步而歸人駭服

宋包拯知端州州歳貢硯前守縁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不持一硯歸郡志

宋李及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遊宴一日冐雪山行衆謂當置酒召客及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常市一物惟市樂天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 宋史

宋陳師道家酷貧傅堯俞懷金贈之見其辭色不敢出一日從郊祀其內子聞郊壇高寒非挾纊不可乃借姨家趙挺之錦裘衣之師道脫而擲之地其夜遂得寒疾 宋史

又劉恕神宗時官秘書丞家貧至無以養親一介不取常自洛南歸時十月無寒具司馬光以衣襪及舊貂褥遺之固辭強與之及潁州悉封還

明劉崧洪武時歷官北平憲副少宗伯權冢宰所居室半

覆以茅授館時有田五十畝居官毫無所增布被補葺不
遽更置歷仕不以妻子相隨宦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
常以俸金託鄉人寄囘迨往取其人已用之矣置不復問
續藏
書
時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治贓吏數十人以奏
布政使薛貪暴並逮事白還官閩人迎拜謂陶使再來
天有眼又永樂時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
妻者妻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
義賜以
金幣
明王翱自遼東還餽遺一無所受太監餽以明珠數顆固
强之翱不得已容綴衣領間後太監歿其侄貧甚翱乃召

其侄解珠還之令買第宅　獻徵錄

又王恕巡撫雲南单身不携僮僕惟行李一肩日給乳豆二塊而已

明劉仁宅令瑞昌與高安令嚴其皆楊少師溥姻親入覲見溥止以茗一瓶蜜一缶為贄溥喜擢仁宅為御史仁宅在京六七人共一馬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溥還里訪仁宅于家詢其妻方在鄰家磨麪詣寢室惟蒲薦布被溥大喜仁宅大夏父也　獻徵錄

明于謙巡撫河南入朝不持一物賦詩曰首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法傳錄

後人餽送皆極珍麗求以首帕蘑菇遺當路者亦不可得矣益歎古今人不相及

明軒輗督漕淮上嚴冬墮水援出褁被坐有司急進衣卻去必俟舊衣乾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觔故舊經過至殺雞則見者驚異天順初爲大司寇致仕帝曰昔浙江廉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輗頓首謝　天順日錄

又何喬新初官刑部職轄錦衣官校繩以法不少貸其父門下士以白金文綺託寄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不可在閩時市舶內臣外三司皆分其財喬新獨力辭輸于公帑迄致仕餽遺一無所受

明豐慶初以諫南城及易儲事下獄英宗復辟任河南布
政一貧令懼無以解餽銀燭數十枚家人以告次日召令
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令大恐棄官去獻徵錄
實錄曰此一事也而持巳之廉待人之恕胥備焉又鄭
端簡曉官文選一士宦餽金而覆之茗妻撥茗知之面
發赤語曉覆其金於茗內亟呼使者還
之此其淸白之節又能刑于妻子矣
明魯穆自幼攻苦食淡大書宋汪信民之言於座右曰咬
得菜根百事可做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殮獻徵錄
明王琦仁和舉人歷御史提學僉事淸介自持不治生產
冬大雪偃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于心耳雖

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 獻徵錄

明秦紘單縣人巡撫宣府疏太監汪直縱役擾民直還京獨稱紘廉能巡撫陝西擒治秦府旗校王誣奏憲宗逮下獄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帝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紘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自存者 法傳錄

明熊浹總督兩廣盡却有司供給日惟廩食數升以在兵部時結怨中官劉瑾使人蹤跡其人歎息而去歸日紙筆

藥餌亦無所取後世宗時官冢宰以諫箕仙削籍 獻徵錄

明代稱廉吏者三河令甄鐸乞歸貧甚士民送一馬抵家即還之開封守魚侃廉正旦夕脫粟飯滿考歸妻子不免饑寒開封同知陳恕歸貧甚乘一驢有司贈五金以鑄文廟祭器兩淮運使耿九疇廉名大著常坐水傍童子曰水之淸不如使君之淸又祥符李璵官運使屢典財賦歸貧甚訓蒙自給歿不能殮汴中論淸節者輗軒顧佐與璵爲三人上元令程熵廉潔多惠政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金陵人戴之與南宗伯霍韜並傳

明邵淸江寧舉人以忤劉瑾廷杖後爲廣西副使乞休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 獻徵錄

明楊爵關中人廉介絕俗師事鄉先達馬理每理生辰往謁盡屏聲樂并賓從僮僕夫人親執茶出飲相對豆羮一器而已戒勿以他饌進其為所嚴憚如此黃湄雜記

明海瑞令淳安署中隙地課老僕種植自給母壽乃市肉二觔後官南總憲卒葛幃敝籯貧不能具棺郡士大夫醵金以殮吳中朱艮佑作詩弔之曰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羮蓋紀實也從信錄

明李廷機以翰林大寮入都有詣官舫候問其夫人者見其身衣布素以為僕侍詢問迺驚服後官大學士歸其子

析產計值僅二千金除夕日神宗常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官書帕開宴打鬧惟侍郎李廷機楊時喬副都詹沂三人清寂可念 從信錄

又寶應劉永澄廉正重海內官僅國博漕督李三才莊事之澄家甚貧有衞弁犯法夜餽數千金求爲解於三才澄峻却不顧衞弁知不可挽痛哭去澄意憐之與一帖致三才而盡却其賂三才素知澄平生召衞弁問故其人以實告三才益歎服

明劉宗周官左都御史黃道周官學士素性廉正苞苴不敢及其門家皆貧甚宗周居宅湫隘後家口稍衆假其婿屋以居且夕饔飧常不繼道周布衣粗食所居凝塵滿席

自書卷外無一物崇禎未俱死難志傳

賢將類

周太公望文王問諸侯孰可伐曰密須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歸又聞崇德亂伐之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三旬猶不降勒兵攻滅之 通鑑外紀

漢周亞夫單于大入邊文帝命三將軍出備之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已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持節召將軍亞夫乃傳詔開壁上上爲按轡徐行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爲改容式車而去曰此眞將軍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漢書

漢衛青爲將仁善退讓常帥六將擊單于右將軍蘇建亡其軍或請斬建以明威青曰幸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以臣之尊寵而具歸天子自裁于以見人臣不敢專擅不亦可乎 漢書

漢趙充國爲將能持重愛士卒先零羌與罕开俱叛宣帝以充國爲後將軍屯金城時年七十餘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解散羌謀調帝王之兵貴謀而賤戰請罷諸郡騎

兵畱萬人屯兵并條上屯田十二便以聞宣帝數降璽書
問狀丞相魏相以後將軍言是卒從其計獨畱充國屯田
明年諸羌降者三萬餘人充國振旅而還 漢書

漢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爲征西大將軍討
關中群盜所至布威信裒賞降附使歸本業後朝見京師
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曰願
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後漢書

漢鄧禹爲將軍時赤眉所過殘虐禹行師有紀律所至輒
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常曰

吾將百萬之衆未敢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子孫屢世貴寵孫女曾孫女皆爲帝后 後漢書

漢祭遵爲將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奏爲孔子立後置五經大夫及卒光武朝會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將軍者 後漢書

漢諸葛亮爲丞相征孟獲獲素爲番漢所服亮募生致之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公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後數年伐魏以運糧難繼分兵屯田爲久

駐計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通鑑

晉羊祜都督荆州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兒爲俘者祜輒遣還軍入吳境刈穀皆計所侵送絹酬之會衆射獵常止晉地于是吳人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疾祜遺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耶及卒民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晉書

晉祖逖以鎭西將軍鎭雍丘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

施勸農桑撫納新附子弟以耕樵自給而疎交賤隷皆恩禮遇之遠近感輯自河以南皆爲晉守石勒修逖母墓與書求通市及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通鑑

唐王忠嗣爲節度使玄宗使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帝意不快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助之忠嗣不得巳奉詔而不盡如其欲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次則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 唐書

唐郭子儀鎭河中回紇吐蕃合兵入寇召屯涇陽禦之子儀知回紇吐蕃不相睦欲與回紇共擊吐蕃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約契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出回紇藥葛羅執弓負矢立于馬前子儀免胄而進說之曰吐蕃不顧舅甥之親吞我邊鄙所掠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擊吐蕃以謝過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爲誓追擊吐蕃大破之是歲子儀還鎭河中以軍常乏食乃自耕百畞士卒皆不勸而耕河中野無曠

士軍有餘糧通鑑

唐李光弼帥兵救常山時被祿山殘破後露胔蔽野光弼酹哭歛瘞爲賊幽閉者撫存之賊圍太原光弼於城隅張幄寢息過府門不入戰河陽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脫不利諸君死敵我自頸義不令諸君獨死也唐書

唐李抱眞帥澤潞時河北四鎮連結獨抱眞數說王武俊歸順武俊軍南宮抱眞引兵會之馳數騎詣武俊營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與相持而哭遂約爲兄弟抱眞入武俊

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自誓曰此身已許十兄久矣遂連營進敗朱滔於貝州 唐書

唐李光顏帥兵討淮蔡時都統韓弘欲倚賊自重慮光顏忠勇立功飾艷姬遺之光顏大會將校謂使者曰光顏去室家久爲公憂無以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白刃光顏何忍聲色自娛乎光顏誓身許國不與逆賊戴日月旁觀無不泣下者 唐書

唐高崇文征西川破劉闢闢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竪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

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通鑑

唐李愬為唐鄧節度使察傷痍撫間諜得降將李祐厚遇之及破吳元濟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通鑑

宋曹彬同王全斌伐蜀還日橐中惟圖書衣衾奉命伐江南將克金陵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

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後江南文武官吏親屬皆得保全有爲軍士所掠者彬即遣還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檢視凱旋入見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子璨瑋皆爲賢將瑋自少捍禦西陲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 續綱目

史云時大帥曹翰亦屢立戰功然性好殺下江州屠之卒未三十年子孫有流丐者

宋狄青事親孝父喪哀甚雖衽金革而衰絰自若養母尤篤征儂智高慮母憂戒家人云使江表而已青戰常冠軍

然持重不徼小利與士卒同勞苦成功推將佐不專賞蔽
下故士樂爲死始與孫沔破智高軍事一出青及賊平經
制事一聽沔泊然如不與者宋史
宋韓世忠征建州賊破平之令士卒宿城上毋下聽民自
相別復家室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者散遣民感更生
祠祀之宣撫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勞役夫人梁
親織薄爲屋撫流散通商惠工而山陽爲重鎮世忠治軍
嚴所至耕夫孺子皆荷鋤而觀和議成論檜悞國言甚苦
涕下岳少保死乃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宋史

宋岳飛爲江淮統制敗金人于廣德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在荆湖以八千人討曹成十萬勅諸將誅其酋而撫其衆勿妄殺討虔州賊高宗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祀之飛家無侍姬吳玠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飛事親孝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少飲酒能至數斗高宗戒之曰卿到河朔乃可飲遂不飲酒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妻時勞賜其家死者哭而育其孤軍號凍死不折屋

餓死不擄掠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宋史

宋劉錡以東京副留守守順昌金兵三萬攻城錡用破敵弓神臂弩射之又以步兵邀擊大敗之兀朮在汴聞之七日抵順昌諸將欲全軍歸錡曰敵鋒已挫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且吾軍一動彼躡其後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衆皆感奮大敗金兵續通鑑

宋孟珙帥襄陽立砦柵集流移置屯堰給牛種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惟建旗鼓臨將吏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創南陽竹林兩書院

以處流寓之士於易六十四卦各係數語名警心易贊

元嚴實從元帶孫取彰德濮州欲屠之實皆固請得免後于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元兵取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妄有殺掠靈璧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多餓死實作粥置道旁全活甚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益都破實置不問實族屬在東平爲王義深所害獲義深妻子厚周䘏之其寬厚長者類如此 元史

明徐達以大將軍討張士誠蘇州城破出令曰掠民財者

焚毀民居者焚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統兵北征破元都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元宮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鈇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及卒太祖書其墓碑曰婦女無所受財寶無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 史料

明沐英好賢禮士撫御卒伍尤有恩所至未常濫殺鎮雲南簡官僚剔奸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通鹽井來商旅愛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不釋卷以哭懿文太子極哀感疾卒贈黔寧王 吾學編

双山雲官廣西總兵討平廣源□□平樂慶遠諸蠻猺

獞畏服嶺南無警雲廉正自持居常淡然儒素帥府有

鄭牢子者鯁直敢言雲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我

可貪否鄭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滌雲笑曰人言土官餽

送不納彼疑且怨奈何鄭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

畏朝廷乃畏蠻子耶雲舉手禮鄭牢曰教我教我卒贈

懷遠

伯

明郭登性至孝母疾兩刲股以進居喪哀毀骨立初鎮雲

南悉却諸番珍餽景泰時命守大同力戰破也先兵遂大

興屯田請官給以牛種初抵任戰士不過數百不數年得

精兵數萬人馬萬五千疋又善撫士卒人人愛之代歸時

多相攜泣下者　獻徵錄

明程信官少司馬朝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河套信執不可後以尚書督兵征貴州山都掌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信以刑賞天子大柄閫外假大臣束攝輒自專非分有奇禍迄班師不殺一人信學士敏政父也獻徵錄

明王恕撫治鄖陽討劉千金之亂既擒而大將欲搜山盡馘其餘黨恕持不可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亾敢犯因榜諭流民復業衆聚貲立生祠祀恕又家繪一像祀之獻徵錄

明王守仁田州土官岑猛及盧蘇王受各擁衆叛命守仁

總督兩廣討之守仁不欲多殺疏請一切撫綏赦諸酋弗誅因藴受兵爲嚮道以攻斷籐峽諸猺皆平之 通紀

有明三百年立功閫外如靖遠威寧者非不可稱而麓川紅鹽池之役不免擅開邊釁多殺無辜且先後倚王振汪直爲奥援勳名雖盛有餘愧焉余錄程王數公事欲後世爲將者以恩信結士卒以寬大撫吏民毋果于殺戮負上帝好生之心違先王止戈之訓也

曾襄愍銑復套一議其忠藎自不可及而見之施行恐多殺士卒無益邊事程襄毅當天順成化時已見及此乃知大臣謀國者不可稍有貪功喜事之心前輩東西二楊公及解公縉力請罷征交趾兵亦見及此韓魏公好水川之敗哭聲數十里不絕范文正所謂此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

盡忠類

殷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周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至王定天下夷齊耻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史記

周召公虎爲卿士厲王奔于彘太子靖匿虎家國人圍之虎曰昔驟諫王王不從以及難也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遂以其子代王太子死太子得脫是爲宣

王說苑

周欒共子名成事晉哀矦曲沃武矦伐晉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臣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遂鬬而死左傳

周孔父宋大夫華督將弒殤公憚孔父義形于色先殺孔父遂弒公仇牧宋大夫宋萬弒閔公趨而至遇萬於門擕劒而叱之萬臂擊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公羊穀梁傳

按春秋書死節者僅孔父仇牧荀息三臣息死奚齊卓
子之難左氏猶譏之他若徒人費諸臣死齊襄之難賈
舉州綽諸臣死齊莊之難是又嬖暱之人
從君昏而任禍其不以死節與之固宜矣

周弘演衛人事懿公狄伐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而還哭盡哀而止乃自出其肝納公之肝焉齊桓公聞之曰衛有臣若此不可不存復立衛於楚丘 新序

周程嬰公孫杵臼晉人事趙朔朔爲屠岸賈所殺朔妻有遺腹生子賈大索不已杵臼嬰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强爲其難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告趙氏孤處賈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趙氏

眞孤反在嬰與俱匿山中名曰武立爲趙氏後屠岸賈誅
程嬰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耳今
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
邑春秋世祀之 史記

周豫讓晉人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讓欲爲報讐乃詐爲
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獲讓舍之
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
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
不易耶何自苦如此讓曰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殺之是二

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襄子出讓伏于橋下馬驚得讓殺之史記

讓不能直諫以報智伯國士之知方正學先生論之當矣然其奇節非後世可及故寧畧苟息諸臣而存此

齊王蠋畫邑人燕樂毅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破君亾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縊死史記

漢紀信爲漢王將楚圍滎陽急信言于漢王曰事急矣臣

請誑楚王可以間出信乃乘王之車黃屋左纛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人大喜皆呼萬歲王乃得從西門遁去項羽怒燒殺信 史記

按左傳晉郤克會魯衛伐齊陳于鞍邴夏御頃公逢丑父爲右公敗績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免所謂不難以死免其君與紀信事同乃韓厥獻丑父郤子赦之以勸事君而羽燒殺信其知不及郤克遠矣

漢蘇武出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武不聽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吞之後徙北海上武杖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又使李陵勸武降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

恨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霑衿後單于與漢和親乃歸武留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漢書

又魏于什門使燕燕王馮跋牽逼令拜不屈跋怒幽之衣冠弊壞蟣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不受

漢溫序從征隗囂爲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劍序銜鬚于口曰無令鬚汚血遂伏劍死後漢書

漢伍孚爲侍中董卓作亂孚于朝服內夾佩刀見卓卓送出閤出刀刺之卓多力退郤不中孚大言曰汝亂國篡王

罪盈惡大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遂被殺後漢書

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與金禕謀討曹操南援劉備不克而死後晉滅吳丞相張悌誓死不去被殺

漢北地王劉諶聞後主請降于魏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父子君臣同死社稷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後主遂降時衛將軍諸葛瞻丞相亮子守江油鄧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琊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兵敗被殺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以生爲策馬冒陣而死通鑑

晉嵇紹隨惠帝征成都王潁乘輿敗績于蕩陰帝頰中三

矢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衞帝被殺血濺帝衣
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通鑑

晉吉朗爲御史中丞劉曜陷長安愍帝乘羊車肉袒出降
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
能死何忍君臣北面事讐乎乃自殺 通鑑

晉劉超爲右衞將軍鍾雅爲侍中蘇峻反朝士多避難去
超雅獨入宮侍衞峻還帝石頭超雅流涕步從臣節愈恭
後密謀奉帝出事泄峻使任讓入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
還我侍中右衞讓不奉詔皆害之 晉書

晉卞壼為侍中蘇峻反攻青溪柵壼帥諸軍拒戰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晉書

晉桓彝為宣城內史蘇峻反起兵討之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宜按甲待之彝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峻兵陷宣城彝死之彝遣俞縱守蘭石峻兵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當以死報吾不負桓侯猶桓侯不負國也亦力戰死 晉書

宋袁粲劉秉謀誅蕭道成謀既定粲以告褚淵淵即告道

成道成遣兵攻粲秉等粲子最以身衞粲道成兵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書

梁張嵊守吳興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或勸嵊迎降嵊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戰敗還府整服危坐子鑒執送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不能匡復朝廷速死爲幸景并其子殺之又尚書羊侃守臺城子鷟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吾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城破遂戰死梁書

隋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亾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衆每言及國家未常不欷歔流涕及江都變左右殺君素以降通鑑

又江都郡丞馮慈明爲李密所執以死自誓又使人奉表江都勃然罵賊而死

唐初死忠者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執令呼城中降感更勉城中堅守仁杲殺之定州總管李玄通爲劉黑闥所執欲降之不屈自殺

唐顏杲卿常山太守值安祿山反起兵討賊其從弟眞卿亦起兵平原河北十七郡皆嚮應守備未完賊將引兵至

城下城陷執送祿山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夫天子擢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袁履謙等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絶口眞卿後爲盧杞所忌使宣諭李希烈希烈欲以爲相眞卿曰汝知有罵祿山而死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遣其將謂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眞卿趨赴火遽止之卒爲希烈所害 唐書

唐李憕留守東京安祿山兵薄城下憕謂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城破憕奕坐府

臺中被執奕數祿山罪曰凡爲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臨死罵不絕口與憕皆遇害　唐書

唐張巡許遠守睢陽屢敗賊將尹子奇後益兵圍之城中食盡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遂與遠及南霽雲俱被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又欲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巡遠霽雲雷萬春皆遇害時史思明陷河北饒陽裨將張興責思明舍逆從順言甚激思明怒

鋸殺之　唐鑑

李翰曰巡前後拒守以少擊衆以弱制强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巡之力也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死守巡所以固守者待諸軍之援援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食人乖其本圖非其始願

唐段秀實爲司農卿涇原兵亂德宗奔奉天朱泚遣韓旻將銳卒二千襲奉天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召旻且還泚議稱帝秀實勃然起奪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纔中其額濺血灑地衆爭前殺之德宗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唐鑑

時韋臯權隴州畱後泚部將牛雲光刼使受僞命臯陽從之而伏甲誅雲光及泚使泚再使至又誅之德宗奔奉天擇大臣入京宣慰金吾將軍吳溆自知必死固請行竟爲朱泚所殺泚圍奉天將軍高重捷力戰死

後唐裴約從李嗣昭守澤州嗣昭死其子繼韜叛降梁約泣諭其衆曰故使志滅仇讐不幸捐館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歸梁也衆感泣遂嬰城自守莊宗命李嗣源救之曰澤州彈丸地子無所用之裴約何人能分順逆汝取以來嗣源未至梁攻陷其城約見殺　通鑑

梁王彥章爲後唐主所擒惜彥章之才欲用之賜藥傅其瘡彥章曰吾本匹夫蒙梁恩位爲上將今兵敗力窮死自

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我所不爲也遂死五代史

彥章事歐陽公鐵槍寺畫像記甚詳葢彥章武人不知書卒以死徇梁有足稱者史又載敬翔李振同爲梁相後唐主入大梁或報翔云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遂自縊此其能一死雖勝於振然爲賊溫謀主數十年亾唐社稷者翔與振一二人也雖死不足以贖其罪不可與彥章比五代時又有唐西都留守王思同爲潞王從珂所執不屈死太原都部署張敬達討石敬塘兵敗誓不降被殺南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周兵攻之急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以上數人皆武人爲將帥能死國者葢其時儒臣任用者鮮而全節亦罕見矣

南唐劉仁贍鎮壽州周兵至淮西諸將多降仁贍獨堅守不下特仁贍已病幼子崇諫謀出降夜泛淮爲小校所執

仁贍命斬之監軍周廷構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從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殺之然後成喪仁贍已病甚不知人廷構以城降是日仁贍卒周世宗改淸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之通鑑

周韓通侍衛副都指揮使陳橋兵變通自禁中遑遽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彦昇逐焉未及闔門爲彦昇所害妻子俱歿宋主贈通中書令而怒彦昇擅殺終身不與節鉞李筠昭義節度使宋主卽位遣使至潞州加筠中書令筠延

使置酒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遂起兵見北漢王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宋祖親征大敗筠衆入其城筠赴火死續綱目

續綱目發明曰李筠李重進皆周之節度何爲李筠書起兵書死之重進書謀起兵書焚死葢謀者欲爲而未果之詞筠一見宋使奮激起兵重進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不得已耳此二李是非之斷也

南唐陳喬仕後主爲門下侍郎掌機密常以死自誓及宋兵下江南城陷後主執喬手曰當與我同北去喬曰臣死後陛下以不朝之謀歸罪于臣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遂自縊喬死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見其屍如

生而不僵髭髮鬱然　通鑑

宋仁宗時死寇難者儂智高陷康州知州趙師旦不屈死陷邕州知州蘇緘闔門殉難司戶孔宗旦罵賊死陷封州守曹覲與其妻皆不屈死

宋歐陽珣當金兵南下抗論當與力戰寧戰敗而失地不可不戰而割地時宰怒乃以珣奉使割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死之　宋史

宋李若水從欽宗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甚厲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

曰富貴矣其僕亦以公父母春秋高慰解之若水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口金人撾破其舌噀血罵愈切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曰遼亾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樞密簽書張叔夜從二帝北遷在道惟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宋史

宋劉韐宣撫真定金人知其名京師陷必欲得韐至營使其僕射韓正說之欲以爲尚書韐仰天大呼書片紙曰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即

沐浴更衣酌巵酒自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又宣贊舍人吳革聞金人立張邦昌革恥屈節異姓先殺其妻子舉義金水門外兵敗被殺又孫傅爲太子傅兼京城留守金人迫太子出傅偕行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留守何與傅曰我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後從死於燕山　宋史

宋宗澤鎮襄陽上疏云自金人再至奸邪之臣朝暮乞和終至二聖北遷陛下即位四十日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

也臣請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李綱言綏復舊京非澤不可乃命留守東京澤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宋史

宋楊邦乂爲建康通判金兀朮至建康守臣杜充迎降邦乂獨不屈刺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遣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先是霍安國知

懷州金兵入被執問不降者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又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云皆不肯降遂殺十三人而釋其餘　宋史

時死封疆之臣知鄜州劉汲知京兆唐重代州安撫使史抗知同州鄭驤知汾州張克戩知真定李邈知淮寧向子韶知晉寧徐徽言太谷令郭永知陝州李彥仙知濮州楊粹中知楚州趙立知黃州趙令晟而徽言以孤城拒強敵數敗金兵城陷自刺不殊慷慨不屈彥仙大小二百戰扼金兵之衝不得西婁宿誘之降許授以大帥彥仙斬其使城陷率衆巷戰金兵攻楚州立屢戰敗之後餉道絕圍益急立中砲死士民猶爲巷戰尤其著節之烈者金兵陷太原總管王禀負太宗御容沉汾通判劉士英朔寧守孫益隆德守張確俱死之又真定都鈐轄劉翊太原忠義將王忠植皆不屈死魏勝守海州金完顏亮遣兵屢攻之不能克後戰清河死之詳正史

宋王復知徐州金兵入城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皆被殺又趙不試知相州金兵圍城將陷不試登城與金人約勿殺百姓許之乃納其家于井中然後身自投井州人皆免于死 宋史

此二公者當捐軀殉難之時猶不忍使百姓橫罹屠戮忠君愛民尤兩全焉又與化令徐景倫楚民胡德破城臨死戒賊勿殺百姓縣民皆獲免是亦可與兩賢並傳者

宋韓世忠聞苗劉作亂以酒酹地曰誓不與賊共戴天至平江與張浚呂頤浩合同起兵與賊將戰臨平舍馬操戈

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卒追獲苗傅劉彦正送行在誅之 續綱目

宋岳飛爲大將以必取中原滅仇讐爲念高宗欲爲營第以金人未滅辭屢敗金兵中原響應秦檜與金和召還一日奉金牌十二兀朮遺檜書必殺飛始可和遂與張俊万俟卨謀殺公及子雲天下痛之 宋史

時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頌其無辜宗正卿士㒟以百口保飛皆爲万俟卨所劾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獄死

宋文天祥年二十及第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天祥舉兵入

衞友人止以衆寡不敵天祥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告急無一騎赴難故不自量欲以身殉耳臨安陷元兵執天祥北去復自鎭江亾入眞州汎海從二帝至典國爲元兵所襲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天祥不顧又爲張弘範襲執于五坡嶺不屈固請死弘範遣使送燕長揖不屈元人幽之一小樓三年乃遇害公臨刑南向再拜而死衣帶中有詩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 續綱目

文公萬死不回之槩鄭所南心史述之甚詳元主屢遣舊同朝者誘公降公曰我惟欲五事曰剮斬鋸烹投大

水中惟不自殺耳元主欲俾公爲道士爲僧公但求死乃知黄冠歸故鄉語乃後人飾說而國史不足盡信也

宋張順張貴自樊城募死士三千人援襄陽轉戰百二十里抵襄城順先戰死屍浮城下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如生貴入城募壯士求援于夏貴乘夜鼓譟破圍出戰有帳下卒降元軍先得爲備貴身被數十鎗爲所得不屈死襄人立雙廟祀之　宋史

時元兵破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裨將王福亦力戰死之

宋趙昴發通判池州元兵至都統張林諜降昴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

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耶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元兵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别其兄弟遣子厚翁出厞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死　宋史

時知臨江軍陳元桂知常州姚訔通判陳照胡應炎統制王安節知重慶府張珏元兵陷城死難皆最烈

宋江萬里罷相居饒州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元兵將破城萬里執門人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亾遂赴止水死知州唐震被執亦不屈死　宋史

宋陳隆之成都制置使元兵圍城部將開門降隆之百口皆死送隆之至漢州諭降大呼曰大丈夫死耳勿降也遂見殺汪立信初帥湖南貽書賈似道請沿江屯戍不聽元兵破襄樊東下以爲招討使與似道相遇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欲去尋趙家地死得分明耳已聞似道師潰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兩宮慷慨扼吭而卒宋史

宋米立爲黃萬石帳前都統被執不降後萬石舉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之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祿趙亡何以

生爲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又有洪福知鎮巢軍迺夏貴家僮也貴既降元招福降不從城陷被執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與二子俱遇害 宋史

時利州都統曹友聞及弟萬郢州都統邊居誼靜江都統馬墍撫州都統密佑元兵至皆力戰死

宋尹穀知衡州罷居潭州元兵圍城急乃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自焚知州李芾命以酒酹之城將陷芾令帳下沈忠先殺其妻子而後殺芾忠亦殺其妻子自刎知文州劉銳元兵攻城急集家人飲

藥家素有禮幼子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城陷與通判趙汝
鼏殉之宋史

宋李庭芝姜才守揚州元兵執德祐帝北去庭芝與才涕
泣誓將士謀出奪之元兵擁帝避去眞州苗再成謀奪駕
亦不克阿朮圍揚久庭芝守禦益力阿朮以太皇太后手
詔諭降庭芝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元主以詔諭
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會益王稱帝福
州間道召庭芝遂與姜才趨泰州將東入海元兵追及泰
州守將以城降庭芝姜才被執不屈皆遇害元兵入眞州

再成亦不屈死 宋史
宋陳文龍進士第一人以忤賈似道出知興化元遣使招降文龍斬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元人執文龍欲降之百端凌挫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元帥唆都往來喻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終不屈文龍自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從子陳瓚後起兵復興化元兵破城大罵不屈亦被殺元兵破瑞安嗣秀王與擇死之 宋史
宋陸秀夫張世傑奉帝昺至厓山元張弘範三遣使招世傑不從與元兵戰敗秀夫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世

傑復集散潰謀入廣颶風大作世傑登柁樓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亾復立一君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如天不欲存趙氏祀願颶風覆我舟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宋史

按有宋自太祖以來深仁厚澤浹于人心非漢唐可及一旦君國變遷自公卿以至逢掖之士甲胄之徒往往殺身成仁而不肯偷生以幸免其見于往籍者殆不可悉數焉雖其時崎嶇閩廣之間死守一城一邑或至積骸遍野血流有聲不無屠戮生靈之慘而其以一死殉國大節凜然迥不可及故於是編並載之所以識一代風俗人心之盛雖播越一隅之後忠義之臣猶接踵不絕如此也

金陳和尚鈞州總領蒙古拖雷攻鈞州城破和尚俟殺掠

少定乃出自詰拖雷言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衞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耳蒙古有義之者以馬湩酹地曰好男子再生當令我得之陳和尚卽完顏彝同時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皆先後不屈死完顏承暉留守中都蒙古圍急承暉作遺表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奸狀從容仰藥死金史

又强伸留守洛陽城陷不屈死元兵入蔡州金主自殺右丞忽斜虎赴汝水死之

元余闕守安慶值陳友諒攻城闕止統民兵數千與友諒大小二百餘戰多勝城陷仍以孤軍血戰知事不可爲引

刀自剄妻子皆赴井死李黼守江州賊入城揮劍大呼曰殺我毋殺百姓與子俱罵賊死泰不華守台州料方國珍僞降請襲殺之爲他官所阻國珍叛不華擊賊死之李齊守高郵湖張士誠據城詒齊往怒罵不屈死之董搏霄守河南毛貴兵猝至搏霄力戰被殺惟白氣衝天明太祖下金陵御史大夫福壽戰死太祖嘉其忠以禮葬之元史

續通鑑云黼泰不華齊皆舉進士第一皆死義人以爲合設大科得士云時星吉守江州戰湖口爲賊所獲羅拜饋之食不食凡七日北面再拜而絕

明韓成從太祖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太祖舟爲友諒所

圍事急成請假太祖衣冠以誑友諒赴水死賊遂退又張子明從大將守洪都潛出請援爲友諒所獲使誘城中降子明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宜堅守以待友諒殺之花雲守太平友諒攻陷之雲怒罵不屈死憲章錄

明王禕奉太祖詔招諭雲南會元主遣使至逼其殺使臣又欲禕降禕誓死不屈遂遇害尚書吳雲往使雲南不屈亦被害又孫炎爲處州總制後被賊執脅使降炎大罵不屈賊怒叱解衣炎曰紫綺裘吾君所賜者當服以死遂被殺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憲章錄

明雲奇太祖時中官胡惟庸謀逆誑太祖所居醴泉湓請車駕臨幸已出西華門奇知其謀衝蹕道上變氣勃勃言不可了太祖怒其不敬叱左右撻之奇右臂垂折猶指庸宅太祖悟登城望之見甲士伏帷屏間亟遣兵圍其第召奇則已死矣 史料

明方孝孺建文時學士與謀議詔檄皆出其手金陵破文皇召用不肯屈又召草詔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

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左右授筆札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于市夷十族弟孝友從容就死妻女俱先自盡公臨刑作絕命辭云天降喪亂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公死典史魏澤抄其家密令幼子潛遁付公鄉人余學夔轉付公門人松江余允遂有後公門人廖鏞拾遺骸葬聚寶門外亦被殺文皇殺孝孺後繼召大理少卿胡閏及高翔草詔皆縗絰至哭聲徹殿陛至死罵不絕口 致身錄

初北平布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燕府長史葛誠密謀討燕爲所誘執俱被殺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倡議圖燕帝使泰子澄出募兵京師陷被執皆不屈死

齊黃何以附載懲首禍且惜後死也雖誅十族之語得無太忍乎然義不返顧者臣節之當然而屠及無辜者殺運之大變其失在文皇不在方公也

時侍郎胡子昭左拾遺戴德彝叅政鄭居貞御史鄭公智俱坐方黨死

明練子寧建文時御史大夫李景隆屢敗懷異志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探舌血書地大罵遂族其家同時尚書陳廸暴昭皆慢罵不屈死又侍郎卓敬燕王來朝時卓密奏乞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建文帝不能用文皇即位不屈臨刑歎

曰變起宗親略無經晝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如生

吾學編

明鐵鉉建文時山東叅政守濟南靖難兵至詐降伺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又與盛庸大敗燕兵于東昌北平震動文皇登極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至死罵不絕口又副都御史茅大方僉都御史司中少卿盧原質大理丞劉端刑部郎王高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等被執皆不屈死 吾學編

明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女兄尚燕王顧忠于建文帝初

燕王遣三子入京客奏帝留之曰臣觀三甥中惟高煦勇悍無賴非惟不忠抑且叛父帝不聽靖難兵起統兵北進數有功文皇即位武臣惟輝祖不屈帝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帝雖甚怒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　吾學編

時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基子建文時屢獻策不用文皇登極逮至京見帝猶稱殿下尋自縊詔獄死又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燕王假道殷割使人耳鼻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登極令人擠笪橋死

明黃觀建文時侍中奉詔募兵至安慶聞變痛哭謂家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明日家人至言翁夫人被執象奴得之翁給奴出急攜二女投通濟門橋下

觀至李暘河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中同時監察御史曾鳳韶初劾諸王來朝不拜京師破書憤詞襟上自殺妻李投御河死衡府紀善周自修自縊應天府學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聞變自縊大理丞鄒瑾御史魏冕俱自殺修撰王良服毒死濟南叅軍斷事高巍縊於驛舍 吾學編

明景清建文時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練等都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占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着緋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而死是夕精靈叠見族其家已而時

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謂之瓜蔓抄 吾學編

明姚善爲蘓州知府燕兵起訓練民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黃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善以職守土義與城存亾爲麾下所縛見文皇不屈死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誓必死詔使至下之獄命其妻先投水抱印闔室自焚

吾學編

初燕兵至沛知縣顏伯瑋知勢不敵預送其子歸告父母曰予職不能盡矣賦詩公署城破自縊死子有爲從死簿尉俱不屈死燕兵至揚州巡鹽御史王彬堅守不下城陷與指揮崇剛皆不屈死東平吏目鄭華城陷不食死常熟給事中黃鉞與方孝孺善姚善召與勤王聞善死哭曰君與希直同死國吾何忍獨生從容整衣冠

赴琴川橋下死時尚書侯泰督餉淮安被執不屈死松江同知周繼瑜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慕兵入援皆不屈死又燕兵將臨京城太常少卿廖昇痛哭自縊江西副使程本立聞變自縊死

明陳思賢漳州教授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起率生員伍性原等六人卽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曁六生咸以身殉又濟陽教諭王省靖難兵入城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且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　致身錄

明袁彬以校尉從駕英宗為也先所畱惟彬與哈銘侍左

右不去帝乘馬踏雪行遇險則彬執控銘隨之天寒令彬以兩脇温足帝後復辟官彬爲錦衣指揮憲章錄

明孫燧餘姚人江西巡撫許逵固始人江西副使時宸濠逆謀已成孫託禦他寇曲爲備屢密疏宸濠反狀不聽宸濠反孫毅然不屈厲聲大罵宸濠縛之許奮起爭又縛之且縛且罵遂皆遇害嘉靖初皆贈官賜謚史料

新建討宸濠戰樵舍時吉安知府伍文定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不爲動文定初仕忤劉瑾下詔獄守吉安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發卒迎守仁宣力最著

當嘉靖時倭寇犯江浙蘇松兵備僉事任環躬甲冑臨陣敝衣芷屨與士卒同甘苦過公署不入齧書與家人訣誓必死屢力戰敗倭于崑山太倉值居憂哀毀又積

苦兵間卒時常熟令王秩江陰令錢錞及居鄉叅政錢
泮無爲州同齊恩皆以禦倭力戰死温州同知黃釗福
淸令葉宗文罵賊死天啟時王三善巡撫貴州藺奢倡
亂圍省城三戰皆捷七日圍解征水西兵潰被執死之
明張銓天啓時巡按遼東鎭城將陷經略袁應泰以按臣
無闗外責勸其退保河西銓曰豈有城破身存之理與副
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皆慷慨自盡又廣寧廵道高邦佐
巳請告得允人多云請告後可不死邦佐不聽作書訣母
自縊死僕高允亦自縊又羅一貫爲四平叅將招之降不
聽城將破自刎死 從信錄
明蔡道憲晉江人司理長沙流賊聞道憲名於城下勸之

降道憲挽强弩射之城陷被執賊百計誘降不屈爲賊所磔鍾祥知縣蕭漢請免覲護陵城陷闔門自經罵賊不屈死之賊破襄陽襄王大罵獻賊不屈被殺賊破洛陽大司馬吕維祺僑居城內誓死不去城陷遇邑宦張炳星勉以名節遇福藩語更切群賊擁至賊所大罵不屈遇害明季遺聞

河南通志

當長沙破時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之降皆慷慨不屈遂併殺國俊等內四卒請葬主骸而後受死葬畢俱自殺賊躪湖廣縣令多懷印匿山寨獨房縣令郝景春堅守不去城破大罵不屈死子鳴鸞僕陳宜皆從死賊陷永州巡按御史劉熙祚罵賊死賊破郏縣縱兵大殺縣令李貞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安

殺何爲罵賊不已賊斷其舌磔之母妻
俱死賊破成都縣令吳繼善罵賊死

明盧象昇總督七省討賊慷慨誓師身先士卒屢破闖獻
二賊兵後力戰死於賈莊孫傳庭總督秦豫兵守潼關闖
賊兵大至力戰死之監軍喬元極伏劍從死妻張氏二女
三妾皆赴井死逾一年其子出張夫人於井面色如生賊
陷榆林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
死者數百人闔城男婦無一屈節辱身者 各志傳

時陝西總督傅宗龍會兵勦賊兵潰被執賊擁至項城
縣守者啓門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
皆賊毋爲所紿賊斫其耳鼻殺之賊陷大同生員李若
葵先題曰一門完節闔室九人俱自縊賊陷保定御史

金毓峒一門
皆投井死

明衛景瑗巡撫大同賊至城陷自縊死朱之馮巡撫宣府賊至登陴發砲擊賊衆不應自刎死賊圍寧武總兵周遇吉誓死不降城破戰死妻劉氏猶親率家丁憑牆射賊闔門自焚死賊圍山西省城巡撫蔡懋德以死自誓堅守不下城破懋德與副使藺剛中厲聲罵賊皆遇害中軍盛應時先殺其妻子而後自縊 明史紀事

明范景文崇禎時大學士李賊犯京師先不食三日城陷號泣投井死倪元璐戶部尚書聞變紗幘絳衣以酒奠漢

壽亭侯南面自縊死李邦華左都御史賊勢急與勲臣李
國楨各請太子南遷不果聞變拜闕走文丞相祠自縊死
孟兆祥刑部侍郎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子章明觀政進
士殉父畢亦自盡施邦曜副都御史賊入城書室中曰慚
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孤身報國恩自縊時九列中最先自
盡者倪施二公皆越人王家彥兵部侍郎守安定門城陷
賊欲降之大駡不屈被殺凌義渠大理寺卿聞毅宗凶問
以首觸柱血流被面設香案再拜自縊死周鳳翔左庶子
都城陷赴毅宗殯所舉哀欲絕卽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

至寓賦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雙老望忠魂之句自縊死馬世奇左諭德賊犯闕沐浴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付僕達行在南面拜母與二妾同縊死劉理順左諭德題壁以旣掇巍科豈可苟全與妻妾俱縊死汪偉翰林院簡討以鄉先輩趙昂發爲比大書壁上同妾正位就縊死吳麟徵太常少卿絕筆以身居諫垣不能匡國投繯死申佳胤太僕寺丞以牧事巡近畿聞賊信疾馳入都城陷投井死許直吏部員外賦詩六章有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之句冠服自縊死成德兵部主事城未破

時貽書馬世奇相約死難世奇復書以我輩舍一死更無別法賊入城德慟哭毅宗殯所觸階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一妹一妾皆縊死王章御史守阜成門城陷被執慟哭罵賊被殺陳良謨御史自書爲子爲臣不能兩盡慷慨從容同歸一死遂自縊妾時氏年十七投繯同盡金鉉兵部主事聞毅宗變易麻素躍入御河死母章氏亦自盡都給事中吳甘來北向拜君復南向拜親自縊死御史陳純德自縊死時勳戚死難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宣城伯衛時春惠安伯張慶臻皆闔門自盡毅宗縊煤山

時太監王承恩亦自縊於帝旁大事紀

篤義類

殷商容紂棄不用隱于太行武王代殷命爲三公容固不受及卒武王使畢公表其閭 通鑑前編

周召忽齊大夫無知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無知見殺小白先入踐位從鮑叔言請管召於魯將用之召忽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有死臣矣子生而覇諸侯公子糾有生臣矣乃自刎死 說苑

周董狐晉史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狐

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復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左傳

周齊太史氏聞崔杼之亂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 新序

周叔肹魯宣公母弟宣弑而叔肹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書叔肹卒賢之也 穀梁傳

楚司馬奮揚平王信費無極之譖使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奮揚未至先遣太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誰告建也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予奉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曰而敢來何也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也楚子釋之

周申包胥楚人伍員伐楚入郢胥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出師大敗吳兵楚子復國 新序

周石他人齊人陳恒弒簡公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曰舍而君而事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遂自殺 新序

周楚公子閭白公勝殺令尹司馬欲立子閭爲王子閭曰

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殺伐以亂國吾雖死不子從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棄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新序

齊魯仲連好持高節而不肯仕宦秦圍邯鄲急魏使新垣衍說平原君發使尊秦王爲帝罷兵仲連適遊趙乃見新垣衍以鄒魯之臣不肯以天子之禮事齊湣王爲喻曰秦梁皆萬乘之國睹其一戰而勝從而帝之是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新垣衍再拜謝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辭不受平原君以千

金爲壽仲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遂辭平原君去終身不復見戰國策

燕荊軻太子丹客丹怨秦王欲報之厚禮軻使詐持秦亾將樊於期首與督亢之地圖見秦王欲刺殺之王驚起不得中殺軻軻客高漸離後以擊筑見秦王王稍近之因以筑擊王欲爲燕報讐不中而死史記

齊田橫兵旣敗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高帝使赦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而橫爲亾虜其耻巳甚

且吾烹人兄與其弟比肩事主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二客穿其塚傍皆自剄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史記

漢欒布爲梁大夫使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梟越首詔收視者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吏捕以聞高帝趣烹之布曰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亾今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之恐功臣人人自危也帝釋布罪拜爲都尉漢書

又東漢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至洛變姓名爲獄卒侍衛左右融出困病范養視及死葬畢去

漢龔勝平帝時大夫王莽專政乞骸骨歸里後莽僭位遣使迎之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輒推不受謂門

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又大中大夫章明聞王莽簒漢歎曰不以一身事二姓遂自殺莽召虞俊爲司徒仰天歎曰願爲漢鬼不能事二姓飲藥卒譙玄爲繡衣使者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縱使者車變姓名歸家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徵不就尚書陳咸莽簒位日借二子悉解官還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 漢書

漢李業廣漢人王莽居攝棄官歸公孫述徵爲博士以毒

人高彈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豈以一身
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又大中大夫
章明聞王莽篡漢歎曰不以一身事二姓遂自殺莽召龔
俊為同徒仰天歎曰願為漢鬼不能事二姓飲藥卒譙玄
為繡衣使者事未及發而王莽居攝玄從使者車變姓名
歸家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徵不就尚書陳咸莽篡位日
悟三子悉解官還里閭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
故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 漢書
漢李業廣漢人王莽居攝棄官歸公孫述徵為博士以毒

酒過之若起則受公侯之位業歎曰君子見危授命可誘以高位乎遂引毒死又蜀郡王皓王嘉皆以莽篡位去官逃遣使徵之先繫其妻子皆伏劍死犍為任永馮信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及聞述誅盥洗更視光武聞而徵之通鑑

又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

漢節永行縣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光武聞之意不

酒逼之若起則受公矦之位業歎曰君子見危授命可誘以高位乎遂引毒死又蜀郡王皓王嘉皆以莽簒位去官述遣使徵之先繫其妻子皆伏劍死犍爲任永逢信述連徵命皆託靑盲以避世及聞述誅各盥洗更視光武聞而徵之 通鑑

又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

漢鮑永行縣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塚光武聞之意不

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後漢書

漢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疫癘止餘一孫名續尚在懷抱諸奴欲謀殺之善乃負續逃至山中哺養續年幼善出入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告縣令鍾離意悉捕諸奴而立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舍人道經元墓即脫朝服持鋤去草哭甚哀數日乃去 後漢書

漢田疇無終人爲幽州牧劉虞使長安得報歸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詣墓報命哭盡哀瓚購獲詰責之疇曰漢室

衰頹惟劉公不失忠節遣疇詣闕義當報命疇既成信矣復何求久之得歸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躬耕養父母百姓歸之道不拾遺曹操征烏桓遣使辟疇還封疇亭侯又令夏侯惇喻意疇慨然曰豈可賣盧龍之塞易爵祿哉若必不得請願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泗橫流操不能奪其志 季漢書

漢關羽與昭烈及張飛初結爲兄弟周旋不避艱險先主徐州軍潰羽未知先主所在暫歸曹操表爲漢壽亭侯操遣張遼探羽去留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

將軍厚恩誓以共死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羽殺顏良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後守荊州爲吳陸遜所襲被執不屈死 綱目

時嚴顏守巴西先主遣張飛徇巴西獲顏呵之曰何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郡我州但有斫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而釋之

魏范粲值曹芳之廢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終于所寢之車子喬體父志亦永辭薦辟 三國志

曹氏篡竊之國也若粲之惓惓廢主於義何居雖然人臣之事君處不避污出不逃難若范粲之在魏位不過

從事中郎非有高爵厚祿以繫其心而乃佯狂不言至死不履晉地此自爲天地立綱常非曹氏所得而有也

晉辛賓尚書郎劉聰執愍帝使行酒執蓋賓抱帝大哭聰殺之辛勉值洛陽陷劉聰辟爲大夫不就遣黃門喬度持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肯虧行貪生事二姓哉引酒欲飲度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嘆息而去又辛謐以散騎常侍被執歷劉聰石勒之世不屈冉閔僭號以太常徵不食卒晉書

晉時又有建威將軍周處將兵擊氐冦齊萬年自誓必死救兵不至力戰而死將軍段匹磾爲石勒所獲不屈死安陽邵續守樂陵子爲石勒所獲不顧後刺冀州被石虎執不屈身灌園自給卒遇害陽美周虓守涪城母妻爲苻堅將所獲虓垂涕降誓不仕又與兄子苞謀襲堅事覺慷慨不屈堅釋之秦陷魏興守吉挹不言不食

死拔順陽守丁穆抗節不撓燕兵陷洛陽將軍沈勁自誓不屈慕容恪殺之

晉羅企生殷仲堪功曹桓玄攻仲堪謂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我當死之仲堪走惟企生從路經家門弟抱持之曰家有老母將安之企生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遂死仲堪之難晉書

漢初貫高謀變事覺恐死自張敖實不反卒絕肮死以悻悻倡亂不得稱篤義又漢末臧洪陳容之義烈可方駕企生而狗匹夫之節至粮盡援絕城中數千人相枕而死亦不若企生以一死自靖之善也

晉陶潛棄官居柴桑值宋代晉徵爲著作郎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隱居不仕自書義熙甲子以見志世

號靖節先生　晉書

時東莞徐廣爲秘書監桓玄篡位廣悲動左右劉裕代晉恭帝出就邸廣涕泗交流遂去位

宋謝朏爲侍中齊高帝初屏左右欲與語朏終無一言及受禪命朏解璽綬朏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太子請殺之齊主曰殺之適成其名乃舍之因佯狂不仕　宋書

五代時又有宋裴顗當齊主道成篡位顗上表數其罪掛冠去齊主殺之齊中丞顏見遠值梁主衍廢巴陵王自立不食欻褚責以父淵附齊佐命愧恨讓爵於弟屏居墓下終身梁江革守廣陵陷於魏安豐王延明令作丈八寺碑文厲色不屈俱見正史

唐甄濟隱居青巖山遠近高其節環山不敢採樵安祿山反緘刃授使者曰即不起斷其頭來使至濟引頸待刃使者嗟歎而去又元正在河南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思明召之正謂其弟曰彼利吾名難免矣不污而死猶生也遂瞑目固拒之與弟皆遇害父亦仰藥死 唐書

唐雷海清玄宗時樂工安祿山破長安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祿山支解之 唐書

唐劉迺爲侍郎德宗狩奉天迺時臥疾朱泚召之固稱疾

篤泚遣僞相召之迺佯瘖不答後聞車駕如梁州自投床
下拊膺呼天不食卒又蔡廷玉在朱泚幕府泚謀不軌廷
玉以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
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後泚反不屈投河死　唐書
唐田弘正初以魏博兵馬使將士擁爲留後弘正申版籍
封府庫以六州歸朝廷後爲王庭湊所弑詔以弘正子布
帥魏布號跣入至室月俸千緡一無取賣已業須士卒牙
將史憲誠刼之爲叛布號哭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
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入啓父靈自刺心死　唐書

唐時陷賊中不屈及圖歸正者開國時則壽春夏侯端使淮南路便王世充招之不屈懷節莊間闞歸國從者餒死幾盡至者鬚髮禿落杞州刺史李公逸歸唐爲世充所獲不屈被殺鄭元璹使突厥迫刼之瀕死數四得還中葉則安祿山署權皋幕府皋以母在慮禍及使京師回中道瘖臥傳舍而瞑寄屬所親爲棺斂潛逸去吏以詔書還其母使復命祿山謂皋實死聽母歸皋扶侍南奔變姓名爲驛亭保皋相得輿父也祿山反賈循守范陽與馬燧謀歸正事覺循被害燧亾匿免後功封北平王史思明表請誅李光弼耿仁智不爲草表思明殺之李懷光叛養子石演芬密聞於行在事覺被殺懷光子瑒亦云臣父必負國且云敗則與俱死後果自殺臨沂符令奇使子璘以衆自拔歸馬燧爲田悅所殺賈直言冐刄輿櫬諫李師道逆命劉闢反西川推官林蘊力諫闢將斬之陰戒刑者礪刄其頸使服蘊怒罵不屈闢舍之

又唐末昭宗時朱溫與李克用交怨以孫揆爲招討副使討克用被執不屈克用鋸解之比死罵不絕口

唐周樸隱居不仕有詩名黃巢陷福州得樸欲用之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又鄭曼兒善琵琶唐末沒於黃巢託以風疾終不爲彈一日謂友人曰吾終不得屈節於賊今日見召當就死與妻子訣別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其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殺之屠其家唐史

後唐張承業故唐時宦官事晉王王謀稱帝承業亟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收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王何不先

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能居王右者王不聽承業慟哭曰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五代史

南唐孫晟使周周王待之甚厚問以唐事又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答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乃就刑又團練使郭廷謂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舉城降周 五代史

宋陳東太學生欽宗時伏闕斥蔡京童貫請早正典刑又

率諸生伏宣德門請留李綱守京師高宗立李綱罷相與崇仁布衣歐陽澈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潛善搆高宗殺之東初不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宋史

宋汪若海太學生汴京破上書粘罕反復數百言請還二帝後高宗手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才卿宜收拾又太學生徐揆見二帝如青城詣南薰門以書達金帥請還二帝且責其敗盟金帥取揆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不已遂見殺　宋史

宋洪皓充通問使金人執之逼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爲皓跪請遂得流冷山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留金十五年得還以忤秦檜復貶同時直龍圖閣張邵使金見撻懶不拜且言兵不在强弱在曲直撻懶怒囚之柞山行人朱弁被囚柞山見劉豫長揖恐饑待盡誓不屈後與皓俱得還　宋史

時先後殉義者迓勞使侍郎傅察見斡離不不拜左右露刃捽之地不屈死二帝北舊臣無候起居者侍郎臨安滕茂實使在金郊迎伏地號泣請從俱北不得憂憤死京師陷小校李震被執不屈死五臺僧眞寶爲金所

執誘之降不屈怡然歿司馬朴以侍郎請存趙氏後金
人挾北去徽宗崩與朱弁服斬衰朝夕哭金亦不問王
倫冉使金兀朮拘之迫使降
授以職倫南向拜哭自縊

宋李永奇鄜延故將金兵陷延安授永奇及子世輔官永
奇聚泣以蠟書赴行在執撒離喝疾馳至河爲金人所及
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由西夏來歸賜
名顯忠　宋史

宋施全刺秦檜不中檜親鞫之全曰舉天下欲殺敵汝獨
不肯故我欲殺汝也檜殺之　宋史

宋趙延嗣趙隣幾僕隣幾父子歿三女幼延嗣竭力營衣

食給之三女長延嗣未常見其面後至京師訪主故舊大哭失聲擇良士嫁其三女石守道爲作傳 厚德錄

又王達者李曇僕也事曇久旣爲京營兵曇以子學妖術下御史臺獄無敢餉問者達日夕守獄門給飲食候問曇死爲治喪朝夕哭如父子殯曇佛舍然後去

近世所傳淳安徐氏僕阿寄及鄭留守僕趙一德事與此同不另載

宋趙時賞從文丞相天祥至輿國元兵追及于空坑兵盡潰元人問時賞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遂得逸去時賞被執奮罵不屈死又劉子俊從天祥至五坡嶺元兵突至天祥被執子俊自詭爲天祥與可免及

天祥至各爭眞僞遂烹子俊而執天祥　宋史

方文丞相督兵江右時吉水鄒㵯起寧都被執逸去聚兵傷邑從五坡嶺之敗自頸死天台杜滸從起兵丞相北行客皆散滸獨以身從自眞州入台入閩賴滸幾死而脫厓山之潰陷焉尋死丞相所謂杜架閣也高郵稽聳當丞相微行時延至其家敬事之柳岳奉降表過高郵聳憤其賣國殺之安福王炎午初毁家供丞相軍丞相被執炎午爲生祭文以速其死炎午事親孝母歿廬墓蔬食三年宋亾終身不仕

宋徐應鑣太學生伯顏入臨安應鑣爲文祭岳飛祠與其子女登梯雲樓自焚不得皆投井死　續通鑑

又劉整降元欲潼川制置叅謀許彪孫草表合門仰藥死臨安陷會稽諸生謝緒慟哭數日題詩赴苕溪死

宋唐珏林景熙皆會稽人痛憤元僧楊璉眞珈發宋紹興

諸陵又欲裒諸陵骨雜以牛馬枯骼作鎮南浮屠乃貨家具行貸得百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衆如言往取遺骸葬蘭陵山後又移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輟耕錄

唐玨夢中四首曰珠凫忽震蛟宮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一杯自築珠宮土三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遂昌鄭天祐林義士傳亦載此四詩以爲林作

宋謝翶以布衣署文丞相咨謀宋亾丞相死翶登子陵釣臺哭丞相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作西臺慟哭記詞極悲惋翶死葬于釣臺之下 皐羽集

宋鄭思肖連江人宋亾隱居不仕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坐臥不北向作詩歌雜文以寫悲憤名心史函以鐵沉之姑蘇承天寺井中自云此書水不能濕火不能焚至崇禎時浚井得函書竟出 心史

思肖精畫蘭宋亾後爲人畫蘭不畫土其寓意以土非宋有也

宋謝枋得初知信州宋亾賣卜建陽市屢薦不起留夢炎

以枋得薦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吾年六十所欠一死豈復有他志哉卒不行叅政魏天祐執之北去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痛哭留夢炎持藥米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而死 續綱目

枋得妻李氏已携二子匿山中元兵蹤迹不得曰不出將屠而墟李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一夕自經死

宋家鉉翁眉州人出使元三宮北遷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哭不能起元主欲官之不受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談及宋興亡輒流涕文丞相女弟被繫傾橐贖歸之年

八十放還里賜金幣皆不受宋史

金張天綱爲宋兵所執至臨安祈死不已有司令天綱書金主爲某主天綱不屈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又節度使畢資倫使京被執金亡哭祭投水死扶溝令王浩有恩于民元主勸之降不聽殺之無血屍數月如生金葬遼主天祚故臣蕭仲恭等請往會葬熙宗許之元聘金故臣王鶚以故主焚葬汝水請往哭祭世祖許之

元蔡子英永寧人以進士從擴廓帖木兒軍後兵敗有司購得之遇湯和不爲屈其妻寓洛陽欲一見之不肯明太祖命授以官子英以誓不仕二君固辭太祖命館於禮部忽大哭不止問之曰思舊主耳語聞勅有司送之出塞元史

明儲福無錫人燕山衛卒建文末挈母妻逃文皇即位購逃卒入伍福調雲南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竟不食死妻范氏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一日見水邊有草類蕪蕭因取織蕭以養姑范卒後蕭草遂不生士人義之 吾學編

又金川門卒龔翊崑山人靖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忱薦爲學官謝曰翊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昔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濟陽諸生高賢寧燕兵圍濟南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下請罷兵後被執成祖欲官之固辭不就

明臨海樵夫樵東湖上口不二價文皇繼統詔至臨海湖

上人走縣庭聽詔歸語樵夫曰建文帝燒宮自焚矣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又樂清樵夫採樵歸聞金陵城陷亦棄柴投港橋下死或云樵夫指揮張安也 吾學編

建文遜國時攜家庭之難非有鼎遷社屋之悲而一時在朝諸臣下至田夫走卒莫不慷慨嗚咽視死如歸其後享國垂三百年值流寇非常之變而海內忠義之氣反稍遜於建文時不能不致恨于文皇之摧折太甚也

明程濟朝邑人建文初上書言其時北兵起繫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金川門破建文帝亟召濟入問計立召僧爲帝落髮濟與諸臣從亾者二十二人而左右不離者濟與楊應能葉希賢三人往來道路給衣食者馮

濯等六人又史彬等七家由滇入蜀備歷險阻應能希賢歿惟濟相從數十年後不知所終　致身錄

按史仲彬致身錄載從亾諸臣事甚詳論者以爲旣不流殃于族屬兼能全義于君臣似于方練諸公衷有較苦者而王世貞云建文君實焚歿于火世所傳髠緇爲僧者謬家映碧兒濤云永樂二年濟尚爲唐府長史見實錄則從亾諸臣事似不可信然余於是錄仍採吾學編所載節取其稍可信者附於闡幽之義葢以諸賢皎皎殊節不忍遽爲烏有也

明雪菴和尚不知其姓名建文時悉順慶白龍山隱者杜景賢爲之寺和尚不誦佛經常誦易又好讀楚辭時時袖楚辭登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

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或曰此松陽從亾御史葉希賢也河西傭被葛衣多年至縷縷破邊地極寒亦不舍畱都官識傭欲與語悉避之又補鍋匠往來夔慶間教人補鍋不索謝錢一日于夔州市遇蒙師馮翁相持痛哭入深巖中語竟日又相持哭皆不知所終致身錄云河西傭即從亾編修趙天泰補鍋匠即從亾欽天監正王之臣往來給衣食者也 致身錄

明龔遂榮官千戸聞英宗北狩發憤投匿名書請景帝遣使迎駕給事中程信率同列奏聞帝怒捕之急并株連諸

大臣遂榮挺身出曰迎上皇禮當從厚遂榮投此帖與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竟被殺 憲章錄

投揭時羣臣畏罪皆不敢上惟大學士高穀攜示尚書胡濙胡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因詣科臣草疏封入初廷議遣使迎英宗獨中書舍人趙榮毅然願往穀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議奉迎衆顧忌不決濙獨上奏迎儀註又請朝上皇于延安門楊善使漠北朝議不予一錢奉迎善悉貲假貸市綺繡竟奉英宗歸帝北狩及在南宮每元旦善輒流涕止朝官謁賀識者稱之

明楊瑄京師人門達恃寵誣袁彬獄成瑄初不識面爲彬上疏頌保駕功朝審時復力白彬寃狀得不死 寓圃雜記

明應生某爲獄吏楊繼盛在獄時應生力爲周旋侍郎王

學益屢禁之勿爲動値秋決廷尚書所力爭之又自欲具
疏申奏故繼盛曰藏予血三年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
應生四部稿
明湯文瓊京師布衣聞毅宗煤山之變感慨自殺其衣帶
中字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聞亦歎其
忠義許琰吳縣諸生聞闖賊陷京師悲慟不已自縊於道
院不死旋往投胥江適潞王舟過亟救之琰見王勸以殺
賊慷慨激烈悲動左右及毅宗哀詔至慟絶復蘇遂不復
食口占遺詩付其弟餓數日而死明季遺聞

附忠義諸鳥獸

天寳舞象唐明皇所教每晏群臣樂作則象銜杯而舞安祿山破長安大晏出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因令左右命之舞象顧御座非明皇努目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孫供奉唐昭宗養猿能隨班起居帝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温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奮擊遂被殺

秦吉了唐時嶺南靈鳥似鸚鵡舌巧能言番人欲以五十萬錢買之不食而死

隴州二鸚鵡宋徽宗時進貢帝置之安妃閣後發還本土汴京陷帝北狩郭浩按邊至隴州見一紅一白鳴樹間問上皇安否浩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厓州白鷴宋末帝昺駐蹕廣州厓門山爲元兵所迫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海死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墮水以殉